

喚呼國

宋之的：

祖國在呼喚

·五幕劇·



本劇上演必需徵得作者或作者代理人同意。

各地代理人：

重慶：中國藝術劇社

桂林：遠方書店聶紺弩

昆明：王晉笙。

成都・神鷹劇團萬籟天

蘭州・中央社陳萬里

人物表

陸原放　外科醫生，源放醫院院長。

夏宛輝　他的太太。

新　蕾　他們的兒子。

韋克恭　宛輝過去的愛人，革命者。

露　莎　一個身份不明的女人。

胡海生　游擊商人，冒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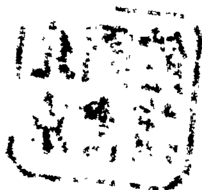
秦　麗　宛輝的同學，一個以娛樂自己的丈夫爲自己的事業的女人。

姜亦人　秦麗的丈夫，香港寓公。

李元裕　潛伏在香港的日本間諜。

杜　餘　新聞記者

女　僕



病人
茶客甲
茶客乙
侍者
牧師
教堂執事
避難民衆若干人
日兵甲
日兵乙

時間：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下旬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上旬

地點：香港

第一

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下旬，夜十時後，告羅士打九樓。

茶座的一角臨窗。距大廳稍遠，一個較幽靜的地方。有小玻璃台，和米色的沙發。

窗外為巨大的建築物所遮，霓紅燈閃爍。窗檻為英國式，有古老而莊嚴的彫塑。

大廳裏正跳着FOXTROT，音樂狂熱的催動人們的脚步。

茶座裏的客人彷彿都受了感染，頭隨着也凝神的注視着跳舞的人羣。

燈光呈暗紅色。

茶客甲：（一個女的，忽發奇想）喂，老K，假定這種音樂的聲音，用飛機大砲代替了，你想，會發生什麽現象。

茶客乙（一個男的）稿七號三，你眞會幻想。

茶客甲：A，這是有點怪。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地方，都在打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類都

你大礁底下喘着氣，可是這個小島上，咱們這地方，却還狂舞着兩條腿。

茶客乙：你以爲？

茶客甲：嗯，我還未想。

茶客乙：除非是你有一種本事，把地圖上標明香港的那個小黑點拿走，比方說，拿到星星裏去，你才能還未想呢！

茶客甲：（翻了他一個白眼）缺德！

音樂停止後，燈光大明，有了刹時的騷動。兩對舞伴：露莎和胡海生，秦麗和姜亦人，以優雅的步伍回到他們的座位。——男人，較女人落後半步，但在到達的時候，男人却搶前一步，有禮貌的扶着女人的椅背，可聞太太們低微的「謝謝」聲。

亦人：（瘦得像一隻螳螂，戴近視眼鏡，經常有一只象牙的煙嘴，含在嘴角。顴骨很高，牙齒不整齊，說話的聲音像蚊子叫，但却四平八穩，是在某些人當中流行的交際語。他看上去大概有四十歲。）你說，法幣的比率，到年底會跌到一——

海生：（和姜亦人先生比較起來，他顯得健康，而且壯實。雖然頗有些肌肉，但卻並不過份，而且襯托得頗有英氣。服裝考究，喜結鮮豔的領帶。眼內有神，動作敏捷，講話時嗓音瞭亮，中氣很足，作銅音。甚至在交際場中，都顯得有些粗魯。）他對姜亦人作不耐煩狀，嘴裏不曉得咕嚕了一句什麼。）

亦人：（當心着褲子恐怕褲縫打縐，小心的把褲脚向上提了一下，側過身子更湊近胡海生。）你說什麼，海生，什麼？平準基金委員會怎麼樣？——戰爭不過是一種空氣，空氣！（恍然大悟的）是不是金融市場有意的製造空氣，法幣跌到一六五就受了這空氣的影響，是不是？據你的看法——

海生：（突然和另一桌上的人點頭招呼，並且不顧亦人的囉嗦，微笑着走過去了。）

麗莎：（這是一個上帝的傑作。對於自己的美麗，有着強烈的自信。她是二十六歲，正在奇異的年紀，豐滿而嬌嫩，每天早晨，她得以兩點鐘的時間用來修飾。這是她的功課，她的自我陶醉。她現在對海生的突然離去，輕蔑的撇了撇嘴。——一張雖在氣憤中還是惹人憐愛的嘴唇。）就是在交際場上，海生也一點不懂得禮貌

亦人：沒關係，沒關係，老朋友了。你忘了，我們是同鄉，我們那地方的人，都是這種脾氣。

露莎：姜先生可是例外！

秦麗：（這位太太，身材適中，衣着樸素。她已近三十歲，以娛樂自己的丈夫為自己的事業。年輕時候的幻想早已被生活磨光，只剩下一點兒牢騷，若偶然埋怨亦人先生沒有良心之類。）他呀！——他！——（忽有發現）噯，露莎，那是誰？（顯然是多麼的擔心）和胡先生坐在一起，穿淡素色鑲白花的……

露莎：（淡淡的）我不喜歡那種顏色。

秦麗：（迎合着她）是俗氣，本人也不見得好看。露莎，你留心沒有，她笑起來的時候，嘴有點兒歪。

露莎：（媚笑着向下邊方點頭，答得異常嫵媚。）

亦人：（沉於詞藻的讚美，又異想發作。）

露莎：（不免有些一種快感）太太在那兒，不必回去罰跪。——姜先生，你為什麼對港幣的

行爲這末難看，想做買賣嗎？

秦麗：還做什麼買賣——我們是——

姜亦人：（制止她）阿麗！（溫柔得近於滑稽的。）假如露莎小姐不見笑的話，我正爲我的那點存款着急。要是真有戰事——

露莎：（忽然站了起來，向迎面而來的一位招呼）哈囉！（那位含了一種恭敬態度向頭，在恰當的時候方讓人握手。）我來替你們介紹，這是一位大旅行家，我的百科全書。

（他不高，但壯實。動作甚至連面部的肌肉都有點僵硬。雖然在交際場中以博學多聞見稱，但面型却帶了一種蠢像。這種面型，使他在笑的時候有做作狀，在發怒的時候有野蠻狀。）

亦人：（一陣風似的）久仰，久仰！姜亦人，姜太公的姜，亦人——也是人的意思——

（他接過李元裕的名片，誇大的語調。）哦，是的，是的。這是內人，秦麗，李元裕先生！

露莎：姜先生，你的名字，真起的怪！

亦人：這不過是一種符號，一種符號，二十年前，就是說，在我二十歲的時候，人小心大，看到社會上那些達官要人，名流學者，英雄，豪傑，總長，次長——那一樣不是人做的事？別人是人，我也是人，別人既可以做，我爲什麼不能？所以就起了這末個名字，亦人，也是激厲自己努力上進的意思。現在年歲大了，閱歷深了，這名字可就慢慢的對我失掉了意義了！

元裕：不要失望，姜先生！

亦人：那裏？好在還上還有點積蓄，勉強維持，告羅士打這種地方，還能常來坐坐。既使有些老關係，舊同學，有的升官，有的發財，也有時候記起我姜某人，寫信來約我出山，我都是一概謝絕，何苦呢，犯不上去攅營，既足溫飽，夫復何求？就這末算了！

露莎：能這末算了，那也是一種福氣。

亦人：李先生什麼地方恭喜？

元裕：我在南北行開店。

亦人：洋行？還是錢莊？

元裕：小本經營，沒什麼意思。

露莎：他是大昌洋行的經理，專門做外國人生意的！

亦人：哦，進出口生意，是嗎？那和淑生是同行了?!

元裕：也可以算是同行，不過性質不同罷了。露莎，這次淑生的這批生意，要是做成了，你得謝謝我!

露莎：跟我有什麼關係?

元裕：因為錢賺到手賺不到手，成功還是失敗，由不了他。換句話說，要看我幫忙的程度怎麼樣?

露莎：你準備不幫忙嗎?

元裕：要是你不願意我幫忙的話，我是打算不的！

露莎：你變得聰明起來了。

元裕：我走不是家鄉！海生的那些船，到今天還都在太平洋的海面上走，你知道是什麼人在給他撐著？

露莎．海生自己是個冒險家，冒險家只靠他自己！

元裕：太平洋並不是冒險家的樂園，沿海的碼頭也不是海生的私產。總有一天，你會明白——！

（胡霸生匆匆上）

海生．露莎，我得走了！（看見元裕）你！？

元裕：我在這兒正和露莎講到你最近的這批生意，

海生：（不快的）倒熱心的很！

元裕：在那兒裝船，那兒下貨？

海生：該裝船的地方裝船，該下貨的地方下貨！

元裕．走明的，還是走暗的？

海生．明的也走，暗的也走！

茫裕：擺什麼碼頭？

海生：碰到什麼碼頭，就擺什麼碼頭！

茫裕：（憤恨的）有辦法，有本領！英雄！人物！

海生：那用不着你抬舉，我姓胡的十幾歲，就出來跑江湖，倒還担的起風險，有點兒闖勁！

茫裕：祝你一帆風順！

海生：多謝費心。——對不起，先走一步！

露莎：（親密的）我們什麼時候見？

海生：我們——（想了一下）隨你高興，有幾個老地方，你都知道，打電話給我好了！

茶人：等一等，海生，還有一個問題，要是跌到一〇，據你看，對中國的抗戰，會發生什麼影響？

海生：我看——再見！再見！（快步走出）

露莎：香港真是呆膩了，再沒有什麼好玩的，再沒有什麼刺激了。陰陽怪氣的，連太陽，

都硬邁著它腳前一小時出世。喜歡玩的人，剛玩上點興緻來，已經十二點，跳舞場要打烊了。今天一個防空演習，明天一個戰爭空氣。只有神經麻木的人才受的住呢！今年，我想到上海去過聖誕節，玩一個痛快。

元裕　怕不見得容易！

露莎：你以為會打仗嗎？

元裕：我想——也許。到底會不會打，只有天曉得。據疏散到澳洲去的太太們說，是一

元裕：一定會打的。

亦文：我是完全聽信太太們的，戰爭不過是一種空氣，金融界放出的空氣。其目的，第一：是受了舞女的委託，拆散人家的夫妻，第二：是眼看著到了年關，大家都得想法撈一筆。

素霞：要是真的打起來，我們怎麼辦呢！

露莎：我是已經決定了，只要砲聲一響，我立刻就向皇家義勇軍報名！

元裕：不要嚇人好不好！

露莎：在戰爭的時候，我們都得做點事情　我喜歡刺激，喜歡流血，我報名，不爲了皇家政府，不爲了什麼，一點什麼也不爲，只爲了我自己。

元裕：（意味深長的，斟了兩杯酒。）來，乾杯！

露莎：（繼續的拿起了杯子）什麼理由？

元裕：到眞正危險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露莎：（慢慢的把杯子放下）我不需要你這種騎士。

元裕：你會需要的。（他離去）

亦人：這位先生怎麼了，我看他語氣之間，好像要跟海生過不去似的！

露莎：誰知道，他跟海生本來很熟，又是同行，常常在一起共事。這次不曉得是爲了什麼事情弄僵了！

亦人：（杞人憂天的）我看你得勸勸海生，別竟一味爭強賭狠，這年頭，做事情很不容易，稍稍疏忽，就是毛病，本來呢，這幾年海生的鋒芒也太露了一點，白手起家，做到現在這個地步，也很夠瞧的了。樹大招風，他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羅莎：你這種話，有生是聽不進的。

齊人：我曉得，我曉得，就是自殺，就算終於不說，我們兩個人，一個是陳公台、一個是曹孟德，天生的合不攏，曹操看陳宮是個好人，陳宮看曹操是——

秦麗：又來了，[illegible]糊塗，會是曹操呢？

齊人：曹操也不壞呀，所以你這[illegible]。哪，就是少讀書之過像曹孟德這種亂世英雄——

秦麗：得啦，沒有人跟你談歷史。羅莎，明天苑輝那兒，你去不去？

羅莎：送禮也得看，在這樣的年月，我們送點什麼好呢？不能太貴重，也不能太寒酸，太貴重了苑輝要生氣，太寒酸了自己看不過眼——

秦麗：這倒是個難題。

齊人：這兒有一個問題，苑輝到底是什麼病呢？

羅莎：我看苑輝實在也沒什麼病，全是達克特陸在搗鬼，嫁一個名醫，天然的就得帶着一樣毛病，要不然，夫妻們在一起，談什麼呢？

秦麗：那倒不一定，苑輝這個人哪，我看是有點兒神經[illegible]有病[illegible]

：醫生要她吃藥，她偏不肯吃，醫生要她安靜，她偏喜歡熱鬧，醫生說散步對她身體有好處，她偏要躺在床上睡覺。——你們說這是什麼病呢？

亦人：這也許是你生活上——

葉靜：生活？在生活上還有什麼說的。陸先生在香港，是獨一無二的外科醫生，連總督都很尊敬的。不愁吃，不愁穿，親戚朋友擠破了門，馬達姆陸在香港，誰敢不尊敬她！

亦人：你懂得什麼，我知道苑卿，她是不甘寂寞的。也許正因為這個——

露莎：才覺得心裏委曲呢？

亦人：委曲？

露莎：不，也許不是委曲，是什麼我說不出來。反正我知道這種感情，我自己也有過的。

亦人：你也有過？怎麼，露莎小姐你還有什麼委曲嗎？[illegible]

露莎：為什麼沒有。（以下半玩笑，以下半認真的）要是有一天我自殺了，我警告你，千萬別

做文章，當我說自殺的理由，我什麼理由也沒有，就會自殺了的。

秦人：(歎作驚惶狀)好傢伙，露莎！

莎露：(她用那雙奧秘的眼睛瞟了他一眼，低沉的)你覺得可惜嗎？

亦人：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秦麗：這真是扯到什麼地方去了。(稍停)(這天下的事，也真是料不到。比方苑輝，在我們同學的時候，誰料到，她會從跑遠得陸來呢！那時候，她整天挾着一本書在外面跑，我和她同房，常常要深更半夜的給她等門。有人說她氣質勇朋友，有人說她是革命黨。沒一個人不喜歡她，沒一個人不羨慕她，沒有一個人不背地裏談論她。她那時候穿的衣，整個的夏天會彷彿只有一身藍布大褂。夏天，是藍布大褂，秋天，是藍布大褂，冬天，也還是藍布大褂。就是，我們當然想她不會有好結果，誰知道——(忽有感慨)誰知道她的結果倒比誰都好。

亦人：這就叫做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也是你們女人佔便宜的地方。——音樂響了。阿麗，跟哥一番，如何？

（李元裕走來。）

元裕：（向露莎恭敬的鞠躬）我可以請求——

露莎：你眞是好笑。（她站起，略微整理一下衣服的某一部份，這一下並不是因爲衣服果眞有了什麼縐襞，而是爲了一種儀態上的需要。）

茶客甲：你說，這麼多人都在想些什麼？

茶客乙：管人家想什麼，走，跳舞吧！

（夏宛輝和杜餘上，略一躊躇，卽坐在鄰近一個角落的花影下。）

宛輝（她穿黑色碎花的旗袍，雖說是隨隨便便，卻是高貴而淡雅。就整個的輪廓說，是豐滿的，有一種自然的韻緻。但就一般的觀念講，卻談不上美麗。人在偶然的場合，也許並不對她引起注意。但倘有機會接觸到那雙大而明亮的眼睛，便無形中會感到一種奇異的迷惑，那眼睛裏有着奇異的東西，彷彿燃燒着什麼，使你直感到她的心的跳動。她的鼻子是希臘式的，細緻而端正，前額很寬，像是凝思着什麼。現在，她的眼睛裏却有着困惑，有一種難以捉摸的憂鬱，她低低的向侍者

吩咐。）咖啡。

杜餘．（這是一個忠厚老誠的人，雖然生活在大都市裏，還多少保留着一點北方鄉下的質樸和淳厚。他雖然有着一個魁梧的身體，有時候笑起來，卻就像是一個孩子。）他還沒有來。

宛輝．（用婦人一般的語氣，逐漸變得激動。）他變了嗎？

杜餘．本來——自然，經過了幾年總有一點點變。

宛輝．那一點點？我希望知道。

杜餘．也許——是老了一點！

宛輝．（吃驚的）老了一點嗎？

杜餘．這有什麼奇怪！人總有一天會老的！

宛輝．我沒想到，沒想到這個，我一直覺得他是年輕的。

杜餘．在我們讀書的時候，他已經不年輕了。

宛輝．你不懂，老杜，你太老實了！（沉思，低頭攪着她的咖啡。）

杜餘 （忽有發現）糟糕，糟糕！姜亦入在這裏，這個寶貝。還有露莎[illegible]，宛輝，我們走錯了地方了！！

宛輝 爲什麼怕！

杜餘：我討厭。

宛輝：我倒——老杜。你知道我想要求你什麼?!

杜餘 什麼？

宛輝 露莎是很好的舞伴。

杜餘 這與我有什麼關係。

宛輝 等一下克燕來了，我希望——你不要見怪，我需要單獨和他在一起。

杜餘 爲——爲什麼？

宛輝 爲了你不必知道的理由。

杜餘 假如必要——我可以走開！

宛輝 我不許！

杜餘　可是——

宛輝　我要你留下。

杜餘　這眞是，宛輝——這眞是奇怪。你心裏想什麼？你怎麼了？我一點也不希望——一點也不想和蘇莎跳舞，這都沒有關係，總之，我是莫明其妙。你對我太客氣了，近幾個月來，你瘦了很多，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了，倒底是——

宛輝　我才莫明其妙！

杜餘　達克特告訴我，說你病了。

宛輝　這是他的猜測！

杜餘　一個名醫不會無緣無故的猜測他的太太生病，要是他——

宛輝　要是他無緣無故的替我規定了一切，連吃飯，睡覺，談天，散步，都規定下來，你以爲我一定要遵守嗎？

杜餘　宛輝！

宛輝　依照他的規定，我現在應該睡在床上了，但我卻和你——

杜餘：這不好，很不好，要是他曉得是我破壞了你的生活次序，這——

宛輝：這對我只有好處，（稍停）（容色煥發的）我忽然覺得我很高興，我真是非常的快樂。彷彿我現在已經不在香港，不，我彷彿年輕了許多。但願我從此離開那些藥瓶子，藥罐子，永遠的離開。老杜，你真好，你很可愛——

杜餘：我可愛？

宛輝：你們一切的人都可愛，但是——你是個傻子！

杜餘：我是個傻子？

宛輝：你不懂，你不會懂的。幾年來，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快樂過。

杜餘：可是你的丈夫——也許正在家裏生氣罵人呢！

宛輝：不，他不會，要是他不放心，他會找來的。我在桌上留了條子，我告訴他，韋克恭來了！

杜餘：他們認識！

宛輝：不，可是他應該知道他！他一定知道他！

杜餘：（忽然觸動了好奇心）人家說——說——自然，這是舊話了。多少年以前——我是不相信的。

宛輝：人家說什麼，什麼便得你不相信。

杜餘：總之，這些都是謠言。

宛輝：關於克恭和我，是不是。克恭和你說過什麼?!

杜餘：他什麼也沒講過。他前天剛剛從內地來，明天就要走，今天吃晚飯的時候，他忽然說想看看你，就是這樣的，不多也不少。

宛輝：不管怎麼樣，我們是不准他明天走的，他起碼要再住幾天！

杜餘：是呀，可是他急得很。他還是老脾氣，已經決定了的事，很難改變的。

宛輝：甚至連我——我們這些老朋友也不能挽回？

杜餘：很難——他們來了。

（音樂聲停止）

（跳舞的人們紛步走回來，姜亦人先生用白綠手絹擦汗。）

（正當男人們扶着椅子背，女人們將要坐下去的時候，露莎忽然跳起來）

露莎：（驚奇的）宛輝?!

宛輝：你們躲了我玩，倒底還被我捉住了。

（大家點頭，握手，作親熱狀。）

露莎：怎麼來的!?

宛輝：想着你一定在這兒，就來了。

亦人：杜兄，好久不見了。這位李先生會見過罷，很好的朋友，這位杜先生是香港的名記者。

元裕：久仰的很。

露莎：宛輝。我們正談論你呢！

宛輝：在背地罵我，是不是?!

露莎：（更興奮的）宛輝你過去穿了藍布大褂，像瘋了頭似的挾了一本書在外面跑，什麼樣子？什麼樣子？（低聲一笑）眞是好玩。

宛輝：（不禁莞然）：：

秦麗：宛輝，你記得不，有一天夜裏下大雨，你渾身淋得濕濕的跑回來。第二天天才亮，你爬起來，衣服還沒乾，你咳聲嘆氣的埋怨，那時候你只要開口，我一定借你一件。我心裏眞是萬分想借給你，可是一看你那帶理不理的鬼樣子，就忍着性子由你去了。

宛輝：（沉浸在溫暖的回憶裏）我那時候也想要跟你借一件，可是一看你那大小姐的氣派，就不管好歹的隨它去了。

秦麗：你那時候眞不合羣！

宛輝：不過有點嘣脾氣罷了。

秦麗：說心裏話，你雖然不大合羣，我可一直都覺得你了不起。

宛輝：不像現在這末懶惰。

秦麗：我眞奇怪你當時是怎麽搞的，看起來，你從沒有正正經經的用過功，考試起來，你可總是考在前面——

宛輝：好了，不說了。再說下去，露莎會埋怨我們把她忘了。（忽有所感）麗姐，你還記得我們宿舍前面那條荒僻的小路吧！那條路高高低低，沒有月亮的晚上眞是難走。我記得，那時候我天天都回來的頂晚，夜深的時候，一個人影子也看不見。我一走上這條路，心裏就盼望着，快到家吧，快到家吧。可是等到了宿舍門口，我又沒有立刻敲門的勇氣。我一想到，因爲我的關係，要吵得你們這些小姐睡不好，我自然的就有些胆怯。我常常莫明其妙的折回頭，把這條路再走一個來回，雖然已經很疲乏，又恐怖，可心裏眞是歡喜——後來竟成了習慣，這條路對我親切起來了，熟習起來了，我竟像老朋友似的愛着它了——（忽然停止，環顧週圍，長嘆一聲。）現在在香港，想找這樣的一條路，也不容易了。

露莎（眼裏有着戲弄的光輝）你不是愛那條路，是愛那條路上的人，是不是，宛輝。

宛輝：（默然，臉色一暗。）……

露莎（懇切的）原諒我，宛輝，我一點沒有使你傷心的意思，你不生我的氣吧！

亦人：這是很好的，大家談一談，這是很好的。杜兄，有什麼新聞沒有？

杜餘：沒有什麽?!有的，報上也已經發表了。

亦人：對於森栖到美國以後，你有什麽看法。

杜餘：我想絕不會有什麽結果。

亦人：加拿大兵增防香港，威爾斯王子號的東來呢?!

杜餘：這恐怕也僅是一種姿態。

亦人：是的，是的，我們的看法完全相同，而且我的銀行界的朋友——

元楷：（突然的）露莎，再見。要是有必要，我願意——

露莎：（截斷他，有餘音的）嗎，你等着吧！

（元楷深深的鞠躬下去。）

杜餘：（目送元楷下場後，突然緊張的）露莎，這是什麽人？

露莎：他是恒昌銀行的總經理，一個美洲的華僑，怎麽？

杜餘：沒什麽。（稍停）你認識他很久了嗎？

露莎：誰？

杜餘：這姓李的！

露莎：沒──沒人──

杜餘：什麼人介紹？

露莎：（這種無禮貌的問訊，使她非常生氣。她假裝沒有聽見他的話。）

杜餘：（逼一句）什麼人介紹？

露莎：要你這末關心幹嗎？

杜餘：（有點難爲情）對不起。也許──因爲他實在像我一個同學。

露莎：那你就弄錯了！

杜餘（想了想）實在像，而且是東京時代的日本同學，露莎，你要當心啊！

露莎：用不着。這是海生的朋友，海生的同學！

杜餘：海生的朋友？怪！怪！

（韋克森上）

（他看起來約莫四十歲，面色蒼黑，眼內有神。動作穩定，語調爽朗而肯定。態度

坦率而親切。和姜亦人先生等這些交際場中的驕傲和倣作，恰巧是一個對比。稍走近宛輝時，有些惶惑，但爲時很短，立刻他的面容便改變了。）

宛輝：（發現克恭，低聲驚叫了一聲，不知道是快樂還是恐怖，她急步走向他，握住了他已經在等待着的手。）

亦人：（大家在沉默中注視着他們的會見，有一個很短的時期，兩人處於忘神的境地中。他們不動，也沒有聲音。但却興奮，因快樂而在眼睛裏閃爍着光輝。）

亦人：（突破了沉默）這位是——

宛輝：（從夢裏醒來似的）哦，這是姜亦人先生，這是姜太太姜麗小姐，我的同學，這是羅濟，這位是章——

克恭：（截斷她）魏永升！

宛輝：（一怔。但立刻理解了那意義，有一種看不出的微笑浮在嘴角）魏先生是一位——

克恭：我是做軍火生意的！

亦人：（驚奇的）哦。久仰，久仰！魏先生一向在香港？

克恭：我剛從上海來。

露莎：（輕輕的）又是一個冒險家。

亦人：不然！這也不可以一概而論。說起來眞是湊巧，你這一行，倒和兄弟有些瓜葛！

露莎：倒怪了！

亦人：不，露莎，你不要以爲我眞是一點事不能做。我有時候，也很想做一點事情，做點對人類有益的事情。比方說，我曾經發明過幾種東西。雖然還沒有成功，我可是正在研究。其中的一種，說起來你也許不信，我想發明一種噴火式高射砲！

露莎：啊？

亦人：這種砲射到天空，可以使空氣燃燒。就像廣東人放煙火似的，不過更高，更強，把天空變得五顏六色，既可以掩護地面，又可以使飛機毀壞，這是——A.噴火式的，或者姜亦人式的高射砲！

露莎：哈哈，眞是好笑！

亦人：我準知道你不信，你不信我姜某人會有這種抱負，不過做學問，也不是敲鑼打鼓

的事，這要十年八年的長期苦幹，比方說，兄弟這兩天正在起草一篇論文，想從民主國家和軸心國家的軍火生產比數上證明軸心國家的必敗。也是天假人願，有機會遇到魏先生這樣的人物，關於這方面的材料——

克恭：對不起，這是我職業上的秘密。

秦麗：（給丈夫下台）瞧你，急什麼？日子還長着呢。我們只要託宛輝請一次客，什麼事情不好談哪，魏[illegible]生什麼時候有工夫？

克恭：（不大客氣的）我明天就走？

秦麗：（乾笑了兩聲）噢，——嘻嘻嘻！

露莎：我不信！

亦人：怎麼？

露莎：（看看宛輝）只有傻子才信呢！

杜餘：露莎！

露莎：（瞟了他一眼，想講什麼，但卻微笑着停住了。）

亦人：（乾咳了兩聲以後）魏先生香港常來嗎？

克恭：不常來。

亦人：這次到香港來，對香港的印象怎麼樣？

克恭：還好！

亦人：（找話說）從前有一個美國的作家到香港來。歸國以後對人談他的印象，說香港多富翁，多美女。據他的統計，香港起碼有五百個以上的百萬富翁，有三千個以上的美女——

克恭：希望這並不是香港的精華。

亦人：自然，自然。精華是在上下（他向週圍掃視了一下，終於沒有尋到目標。）哈哈哈！……

秦麗：（爲丈夫解圍）施輝，你怎麼了？魏先生來了，你一句也不講。幸虧是熟人，要是生朋友，倒要嫌你怠慢朋友了。

施輝：他知道我歡迎他的。

（音樂聲又起）

：（茶客甲乙算帳離去）

茶人：阿麗，不要錯過，再跳一次，也好回去了。（他打了個呵欠）昨天一夜沒睡好，（今天——沒什麼刺激。（和秦麗相攜下）

杜餘：（在苑輝的目光催促下站起。）露莎，我可以——

露莎：苑輝，來嗎？

杜餘：魏先生不會跳舞。（二人下）

：（當座位上只剩下苑輝和克恭的時候，兩人顯得有些侷促，苑輝，因爲企圖掩飾自巳的興奮，倒覺得有些矜持。克恭，雖然比較鎮定，卻也不免有些惶亂。短時期的沉默，兩人彷彿都專心地聽着有些凄哀悲的音樂聲。）

苑輝：（鎮定了自巳，低語着。）多年不見了！

克恭：是的，多年不見了！

苑輝：想不到還能夠碰到。

克恭：從報社那兒知道你在香港，我忽然想看看你，我知道，這是有點冒昧的！

宛輝：（凝視着他的語氣。）冒昧？

克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還高興看見我？我不會使你不方便吧！

宛輝：（她沒有回答，但卻凝神的望着他，眼睛又彷彿在說：）「你說的什麼，這是什麼意思！？」）

克恭：（停了一會）香港我還是第一次來。覺得鬧的很，和重慶一樣的鬧，不過重慶雖是鬧，總比香港多點什麼，有一種看不出的力量，使你覺得激動。香港對我——是一片荒涼，

宛輝：（依然沒有講話，但卻不放鬆他的每一個姿勢，每一個動作。）

克恭：（有點遲疑的）告訴我，我對你沒有什麼妨礙吧！

宛輝：（微笑着說）你看呢？

克恭：（稍停，不免感慨的）香港到底是香港，在這樣的晚上，還有這樣的地方，要是在重慶，這時候只能躺在床上看星星月亮了。

宛輝　你要看我，就忘了數星星月亮嗎？

克恭：但是——談什麼呢，

宛輝：這幾年裏面，難道有些星星月亮以外的事。你，我知道的很多，從你自已的著書，從人們的嘴上。我——你讓我怎麼樣？變了嗎？

克恭：我知道你很幸福。

宛輝（幸福？

克恭：有美滿的家庭，有值得尊敬的丈夫，有聰明可愛的孩子！

宛輝：（再說一遍）我沒有聽見！

克恭：你否認嗎？

宛輝：我說過我否認嗎？

克恭：宛輝，原諒我，我恐怕——

宛輝：（吟哦着）「值得尊敬」是什麼意思？（克恭才要回答什麼，她阻止了他）是的，他是「值得尊敬」，用他的手和腦，他拯救了人類的死亡，減輕了人們的痛苦。我要他的

工作，我覺得在今，人類該感到這一點，他是最實際的。——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

克恭．你知道我的意思！

宛輝．對不起，我的感覺已經變得很遲鈍了。

克恭：（沉默了一會兒以後）算了，宛輝，在今天這種場合，這並不是很好的題目。你生活得很好，這就是了！

宛輝：（低沉的）你以爲嗎？

克恭：…………

宛輝：（同樣的語調）是的，很好！（沉默了一會兒以後）那麼，你呢？！你居然肯來看看我，我是感激的，把你的事情告訴我，我希望知道。

克恭：關於那方面——

宛輝：（柔情的）我希望全部！

克恭：（感動的）宛輝。（他停了一會，彷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緒，而後，他的眼睛自然的轉向了她，他們的眼睛接觸了，她的眼睛是那麼誠懇而坦率）

苑輝（當他正要開始的時候，溫柔的）等一等，你說你明天就要到上海去嗎？

克恭：是的！

苑輝：（近於命令的）多留幾天！（克恭剛要表示什麼的時候）不要做聲。（熱情的）為了我，好嗎？

克恭：（不禁動容）想不到你是這樣關心我——

苑輝（坦率的）你應該想到的。——現在講吧！

克恭 我的生活，實在說，你可以想像的！

苑輝：想像不一定是事實！

克恭 事實卻常常比想像還要平淡。也許在別人看起來，有些不平常的地方，但我自己卻覺得非常平淡。我不過是在做一個人，——特別是一個中國人所應該做的罷了。從前是，現在是，將來也是。自然，工作是艱難的，就在身邊，多少戰友已經躺下了。我沒有休息過，沒有停止過。我熱愛我的國家，熱愛和我一起生活着的人民，這使我時常記着我的責任。（停頓一下）近來，我常常想起我的父親，我的母

親，我的弟弟，我的姊妹。你知道，在過去我並不時常記起他們的——

宛輝：這或許是由於中年人的心境。

克恭：不，不完全是。我的家鄉淪陷的最早，在異民族的統治下，你可以想到他們的生活。這給了我力量，加強了我的勇氣。想到我的工作，對他們並不是沒有幫助，我覺得欣快。一種在痛苦中生長起來的欣快。我現在預備繞道上海，到敵人的後方去，那兒有一種聲音呼喚着我，我不願意有半點鐘的停留，我對於殖民地的香港，沒有感情！

宛輝：猜一猜，我要對你說什麼?!

克恭：（一頓，把已經在奔放着的感情收斂了一下，疑惑的望着她。）

宛輝：我並不滿足。——告訴我，你爲什麼要想見我。——

克恭：（有些慌亂的）這很簡單，我——我沒有仔細的想過，爲了我們的友情，我就來了！

宛輝：看着我——（她的眼睛裏有着戲弄的光輝）你說謊！

克恭：（躲閃的）也許是，也許不是。我不願意爭辯！

（一陣暫時的沉默）

克恭　（換了一種語調）你是生病嗎？

婉輝：（一種看不出的微笑）誰這末告訴你？

克恭：老杜！

婉輝：我自己並不曉得。——我的丈夫說我生病，他看出他的婉輝有些變了，你看呢！

克恭：婉輝，——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講，我覺得你對於現在的生活，並不像一般人所知道的那麼滿足！

婉輝：為了什麼呢？

克恭：為了你我都知道的理由，你也許比我格外清楚？

婉輝：你還是那麼武斷。

克恭：婉輝！

婉輝：（她望着他，並知道他洞悉了這一切。忽然激動的握住他的手）我忽然覺得我們

克恭：……並沒有離開過，根本就沒有離開過。

宛輝：（逐漸冷靜下來，一種不自然的語調）你會後悔這次訪問的。

克恭：不，為什麼？！

宛輝：五六年來，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同，對事情的看法也兩樣了。是的，我清楚我自己，也非常懂得你。你不會滿意我，你不過是想要看一看，這個曾經和你那麼親近過的人，現在是變得如何醜怪，如何墮落了。

克恭：你為什麼這末想呢？

宛輝：什麼能阻止我這末想呢！

克恭：你似乎在嘲笑我！

宛輝：嘲笑？是的，整個的生活，就是嘲笑。我有美滿的家庭，過着安靜的生活，有值得尊敬的丈夫，有聰明可愛的孩子，這一切對你又算什麼呢！你果然真心讚美這些嗎？

克恭：……

宛輝：（激動的）爲什麽不回答我？覺得可笑是不是?! 當我出來的時候，我的丈夫正在手術室裏工作，一個人的生命決定在他的手上；這在你看來，不是很可笑嗎？

克恭：宛輝！

宛輝：是的，是可笑，工作的結果，只能救活一個人，是一個人，不是千百萬，這多麽渺小，多麽可笑。而尤其是，在工作的時候，他不能不記起他的宛輝，他規定了她九點半鐘吃藥，十點鐘睡覺，當他行完手術後，他急忙的跑回來，卻發現那個宛輝已經在十一點鐘出去了！

克恭：你還是這種古怪脾氣。

宛輝：很使你失望，是不是？

克恭：不，很使我高興，特別是，這使我看見了從前的宛輝！

宛輝：不是現在？

克恭：我希望不是！

宛輝：如果不是，那是誰的過錯？

克恭：我正在想。

宛輝：有結論嗎？

克恭：我想着，我和你：我們兩個，是誰更經得起生活的磨煉。

宛輝：（睜大了眼睛半天）克恭，為什麼在當時，在那些遙遠的地方，讓我連聲辯的機會都沒有，你寫了那樣的信給我？——你辱罵的我已經夠了。

克恭：宛輝！

宛輝：請你同情我！

克恭：可是，宛輝！

（侍者上）

侍者：太太，您的電話，療養院裏打來的。

宛輝：告訴他，我不在這裏！

侍者：是！

（跳舞的人：露莎，杜鑫，秦麗，姜亦人上）

秦麗：（埋怨着）又不是FOXTROT老踩人家的脚，人家的脚都疼死了。本來——

亦人：（瞪了他一眼）

秦麗：（戛然而止）

亦人：（得意的）露莎，在跳舞的時候，我忽然想到了一個計劃。

秦麗：（讚美的）怪不得你老踩人家的脚，原來有了計劃了。我說呢，又不是初學，這是怎麼了？人家的脚——

亦人：又沒完咧，是聽你的呢，還是聽我的。——你知道，露莎，關於孔芳兒，我一向就沒有好感，潘際之類，對我並沒有絕對的興趣，我一不想求名，二不想圖利，只要存口氣活着，就是上天的恩惠。可是老這末閑在家裏，倒底不算回事情。人家以爲有閑也是一種福氣，可是我告訴你，閑可真能把人閑死，怎麼死不好，閑死，這說起來可實在不大體面。這麼辦吧，露莎，和海生商量商量，找點把穩的生意做做？你瞧這個主意怎麼樣？

露莎：主意是不錯，只是將來發了財，別忘了請客就是了。

亦人：你瞧，你還沒有弄清楚。我那裏會想發財，我不過是想瞭解瞭解。透徹透徹，研究研究發財的道理。那末露莎，你先跟海生談談，看看什麽生意最把穩。

秦麗：本錢呢？

亦人：那好辦，你不是還有點金器，裝飾品，留着幹嗎？我把那點存款也提出來，拼拼湊湊，小做着。咱們二人合作，你瞧吧，說不定會有賺頭。（不禁得意）A，越想越對。怎麽我這麽死心眼，我不算笨哪，哦，哦，（轉向克恭，假是徵求同意者，卻忽然怔住）尊姓，我忘記了！

杜綸：魏先生！

亦人：你瞧我這記性，哦，魏先生，你說我的主意不錯吧！

克恭：是不錯，很好！

（侍者上）

侍者：（小心的）對不起，太太，來電話的是魏先生自己。

杜餘：（注意地）什麼事?!

侍者：陸先生請陸太太聽電話。

宛輝：（深情的向克森望了一眼，默然）……

杜餘：（督促的）宛輝！

宛輝，（默然站起來）我就來。（下）

杜餘，依密爾，詹甯士的藍天使，大家看過沒有？

露莎，自然看過，這片子已經很老了！

杜餘：怎麼老哇，起碼在我的記憶裏，還是新鮮的。那詹甯士的一角，那老教授，真得做後人的榜樣。他能夠懸崖勒馬，不受感情的誘惑，在恰當的時候記起自己的責任——

露莎：你的腦袋一定是有毛病了，一點不是這末回事。那老教授在第一天，就變成感情的俘虜。把自己的責任忘得乾乾淨淨了！

杜餘：是我的腦袋有毛病，還是你這位小姐的記性壞。

秦閱：是你弄錯了？杜先生！

杜餘：我弄錯了，是嗎？是我弄錯了嗎？克——永升！

克恭：（一種看不出的微笑露在嘴角）你錯是並不錯，不過，是太天眞了點！

杜餘：我天眞，這末大了，還天眞！

克恭：這也就是你可愛的地方！

杜餘：我可愛？（一種聯想，低語着：）我——可——愛——

克恭：是的。假如那老教授，另外有所寄託，比方說，有一種很艱巨的事業壓在他的心上，我想，他不會忘記他的責任。

杜餘：（感慨的）是嗎？

克恭：（深沉的）我想是的。

（宛輝上）

宛輝：（苦笑的）我的丈夫希望見見你！

克恭：但是我明天——

宛輝：他要到此地來，他這就來了！

露莎．怎麽，陸先生也要來嗎？倒難得的很！

亦八．連姜某人都要下海做生意了，何況陸先生進跳舞場，那末，露莎，請！

露莎．（笑着說）要是你又有了什麽計劃，請先關照一聲。

亦八．那裏，那裏，笑話，笑話！大家研究研究，我們研究研究！

（二人入舞場）

秦麗．（看着丈夫去遠以後）研究，研究什麽？還不是研究我的首飾。我那幾件金器，他早就看着眼紅了。千方百計的來算計，這倒好，二人合作，合作一下子，他遂了意，我也省了心——

宛輝：老杜——別忘了你的諾言。

杜餘．（窘迫的）哦，是的，是的，可是——那末密司秦，我可以請求——

秦麗：別客氣。

杜餘：（望着克恭，似欲有言，終默然隨秦麗下）

宛輝：這樣的生活，很使你失望吧！

克恭：不，爲什麼！有些事情，我已經失掉了知覺！

宛輝：這樣，老朋友一個也沒有碰見，怕都把你忘了?!

克恭：爲什麼一定要——

宛輝：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我知道。人要是能夠忘記那也是一種幸福！（稍停）那個老陶整天嘻嘻哈哈，不懂得憂愁的老陶，他在那兒？

克恭：他死了！

宛輝：死了?!

克恭：在戰鬥中被敵人俘虜過去，活埋了！

宛輝：真的?!

克恭：這還有什麼真假！

宛輝：你的語氣使人不相信，就像是講故事，講一個不相干的人，彷彿根本老陶沒活過，不是你的朋友似的！

克恭：也許是這樣，我自己並不覺得！

菀輝：現在我看出你的變化了。你和從前已經不同，很不相同了。你現在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要是我是你，我會受不住這樣的打擊，起碼在談到他的時候，不是你這一種口吻！

克恭：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嗎？

菀輝：（吃驚的望着他）

克恭：（恨恨地）我還沒有學會。

菀輝：你多麼無情！

克恭：……

菀輝：（熱情的）你從前並不這樣，你從前是個最重感情的人，記得有一次老陶害傷寒，你曾經十幾夜沒合過眼睛。當——當有人勸你留心一點自己，你還和人家吵呢！

克恭：我後悔我這樣做：

菀輝：（更吃驚的望着他），

克恭：（激動的）如果你一定要知道，那就——是的。在戰鬥中被敵人俘虜，活埋掉的朋友很多，但卻不是老陶，那個老陶，也在戰鬥中被俘虜了，他做了日本人的狗，把他過去的歷史活活埋葬了。要是他在面前的話——

菀輝：太可怕了！

克恭：（平靜下來）你使我痛苦。（停頓）對不起，我很容易衝動。

菀輝：你知道我想什麼？

克恭：………

菀輝：我想，——當你給我寫絕交信的時候，一定也像現在這樣的咬牙切齒的。

克恭：懂得恨的人，才懂的愛。我希望你原諒我當時的心境。

菀輝：那是不是說，你要修正你當時的意見呢！

克恭：任何修正現在都沒有必要了。

菀輝：那麼，是還保持那信裏的意見了!?

克恭：實在說，我是想補充！

婉輝：補充!?

克恭：補充幾個問題！

婉輝：我儘可能的答覆你！

克恭：你的生活已經替你答覆了。

婉輝：生活不過是個外表！

克恭：但它卻比什麼都更實際。

婉輝：你？……

克恭：是誰逼着你離開了革命的道路？

婉輝：………

克恭：什麼東西使你放棄了做一個現代中國人的責任？

婉輝：……

克恭：更有什麼理由你會選擇那樣一個丈夫？

婉輝：（絕望的）愛情，我愛他！

克恭　愛！

宛輝．起碼，我愛過！

克恭　更正確的說，你愛上了你的懦弱。愛上了你的殘疾，愛上了你那種沙漠式的生活！

宛輝　你太殘酷了，克恭。（半天，從痛苦中掙扎起來）要是我果眞像你形容的這樣，爲什麽你當時不給我幫助呢？

克恭：……

宛輝：我難道，不好算是你的一個朋友嗎？

克恭：……

宛輝：而且，那樣的一個人，你就早該忘記，爲什麽還記着她？

克恭：……

宛輝：爲什麽還要來看她？

克恭：……

宛輝：這是一種依戀呢，還是一種仇恨？

克恭：（絕望的）你一定要知道嗎？

宛輝：我希望──。

克恭 如果在我們之間需要誠懇，我告訴你，我來，是預備了結一種心願。

宛輝：心願？

克恭：是的，我要使以前那個宛輝，在現在還依然活在我心上的那個宛輝，永遠在我心裏死掉。

宛輝：（在痛苦中喃喃着）是這樣的嗎？

克恭：（半天，從痛苦中掙扎起來，喃喃着）謝謝你，你給了我幫助。

（陸原放醫生──一個四十幾歲的人，上場。他張望，看到宛輝以後，立刻走近他們。）

原放：（這人有一種英國紳士的氣派。古板但卻端莊。雖然是四十幾歲的人，但兩鬢卻已蒼斑白。衣服穿的很端正，樣式卻有些不合時宜。他走近宛輝時，自然感到一

種歉仄。）宛輝！

宛輝　（浸沉在自己的痛苦裏）……

原放　這位是韋克恭先生嗎？

克恭：（勉強的微笑）……

原放：打擾了你們，我——我知道你們是老朋友了。（他傷感的停頓）（又固執的）但是明天，明天我們還有的是時間。韋先生，你也許聽說了。我是個醫生，而宛輝是非常需要安靜。自然，自然，你們很久不見了，很久了，可是興奮對宛輝的身體不合適。我怕——（忽然生氣的）我請你原諒……（抱歉的）對不起，對不起，我們初次見面，你會以爲我太不近人情了。（注意到桌上的咖啡，驚訝的）咖啡，咖啡是有害的，宛輝！

宛輝：（向克恭，一種近於冷酷的語調）這是——我的丈夫！

克恭：（和醫生握手，試探着尋找宛輝的目光，宛輝避開）再見，我要走了！

（跳舞的人回來，站住，吃驚的望着他們。）

克恭：再見！

（原放吃驚的望望范輝，望望跳舞回來的人們。彷彿尋求答案似的，最後，望着大踏步而去的克恭。）

（音樂聲停止，）

（一切靜止。）

——幕落——

第二幕

登場人物：夏宛輝，露莎，胡海生，姜亦人，秦麗，韋克恭，李元裕，陸原放，女僕

十天以後。

半山一帶的房屋，四樓，臨海。

舞台後部是洋台，被一大排玻璃窗隔斷，左首有通洋台的門。

從玻璃窗外望，可見近處禮拜堂底白色的屋頂。九龍新界的山，和碧綠的海。

這處與山相接的海面上，有數點白帆移動，如果走上洋台，整個的海面都在眼底，

可以看見海鷗的飛翔。

舞台前部是宛輝的客廳。這間客廳幾乎是沒有男主人公的性格，所有的，都出自宛輝的心裁。雖然不算豪華，卻樸質而雅緻，一般的用具，似乎都經過細心的選擇，全體的和諧。增長了室內的溫暖。

書櫥裏儲滿了書，壁上有宛輝的畫像——在畫家的筆觸下，宛輝是幸福而安靜。

大東的水仙花散着淡淡的幽香。

左首上方，一門通其他房間。

開幕後，正是五點鐘左右，難得晴夕陽餘輝，靜靜的穿過陽台，灑在宛輝的畫像上在不很聽得清楚的市聲裏，響着禮拜堂悠遠的鐘聲。

宛輝坐在畫像下耐性的讀着一本書，顯然，她一個字也沒有讀過，她不過是藉一本書的掩飾，以便於自己思潮的泛濫。她不時驚懼的四望，彷彿人家擾亂了她似的，又突然立起，剪裁一下花束。當原放穿了工作時間的服裝，輕輕推門進來的時候，她正凝神的陷入深思裏。

原放　（他走近，但未驚動他。開始是嫵愛的，最後變做憂慮的望着她。）

宛輝　（未覺察，忽然微笑，接着輕輕的嘆息。）——

原放　（作研究狀，搖頭。聞到一種奇異的味道，嗅着，發現那大束的花朵，對輕輕跟進來的女僕。）誰把這些花放在這裏的?!

女僕……　……

原放．（輕聲但卻生氣的）拿開！

宛輝：（詫覺，急忙的）是我，原放！

女僕．（遲疑着）……．

原放：這花的味道太濃了！應該選些淡的，不管什麼刺激，對你的身體都不好。我希望——

宛輝．要是我只喜歡這一種——

原放：（默然，半晌，向女僕）把這排窗子打開！

女僕．是！（把通洋台的玻璃窗打開。）

（禮拜堂的鐘聲更響亮的傳進來。）

原放：今天是禮拜六嗎？

女僕：是！（看見沒有什麼吩咐！走近宛輝，）太太！

宛輝：嗯！

女僕：這幾天的菜是二十七塊九毛，龍蝦沒有買到，酒叫了一打，沙士汽水叫了一打，

一共是——

菀輝：（緊接的）好了，好了！

女僕：一跟你報賬，您就是好了，好了，您不知道，這兩個月，什麼東西都漲了價，從前賣三毛的東西，現在要五毛，要不報給您聽聽，倒說錢花的多，東西弄的少——

菀輝：沒人嫌你花錢多，隨便怎麼樣，你做了主，告訴我一聲就是了！

女僕：我告訴您的時候，您老是不聽，現在小少爺又歸我管，您又嫌煩，事情一多，錢怎麼花的，我都忘乾淨了！

菀輝：忘乾淨了也不要緊，只要以後你不來麻煩我就行了。

女僕：那怎麼行，您怕麻煩，我們做下人的可不怕麻煩。我的記性又不好，要是忘了這末一兩筆，是賠呢，還是不賠 賠我賠不起，不賠呢——

菀輝：難道我要你賠過嗎？

女僕：我不是說您要我賠過，我是怕將來埋怨。從前我在曾先生家裏做——

菀輝：（掩耳）我不管你的曾先生——

女僕　曾先生人也是蠻好的。什麼事都由着我，我以爲碰到了好主人，放開手做了。說句良心話，我眞是怎麼省，就怎麼用，一個錢都不敢亂花，就像在自己家裏似的處處替主人——

宛輝　（躁極可憐）求求你，阿玉，讓我安靜吧！

女僕　（黯然）

原放：（生氣的）出去，出去，出去！

女僕：這可新鮮，說說倒——（急下）

宛輝：我眞是受不了，再有一天也受不了了，這過的是什麼生活呢！

原放：安靜點，宛輝，你怎麼樣？

宛輝：我心裏煩——沒什麼！

原放：午覺睡過了沒有？

宛輝：沒有！（犯罪似的）我並不是不想睡。我睡不着，剛剛躺在床上，馬上就把什麼都想起來了，要是根本不起睡覺的念頭，也許好一點！

原放：神經衰弱，一定是的。施輝，你想的太多了！

施輝：恐怕是的。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原放，我自己並不要想，我要是什麼都不想，那該多好呢！可是——

原放：（看錶）

施輝：時間到了嗎？

原放：不，不，還有幾分鐘。

施輝：你去吧，我知道，耽誤了工作，你心裏會懊喪的。

原放：還早，還早。我們談談，我想跟你談談。我上樓來，就是想跟你談談！

施輝：讓我一個人還好一點！

原放：（失望的）施輝！

施輝：（改口）我的意思是說你要是不把我當做病人，對我的健康，也許還好一點。（覺得話說的不夠滿意又解釋着）你常常提醒我 把我當病人看待 我倒真的病起來了。（脫口而出）我厭倦這樣的生活。

原放：厭倦，——好吧，我以後不講這個字就是了。

宛輝：（急証的）也不是要你不講。——我：我說不清楚，你也不懂。

原放：應該旅行，一定是的。我們在香港住的太久了。

宛輝：住的太久了，實在太久了，人都發了霉了。

原放：要是你能夠工作，那也許會好一點！

宛輝：有什麼工作好做。除了和娘姨算賬，聽小孩子唱歌，到告羅士打飲茶，悶在家裏睡覺，還有什麼工作好做！

原放：但是在從前，在我們剛剛結婚的時候——

宛輝：是的，那時候我不是這樣子，那時候我——

原放：你又安靜，又快樂，（指畫像）就像她一樣，你還常常担心我鞋子上的灰呢！

宛輝：（嘆氣）

原放：你可以為了一塊台布，跑遍了全香港的洋貨店——

宛輝：沒有那種心境，沒有那種勇氣了。——原放，離開吧，我們離開吧！

原放：有什麼地方可去呢！

婉輝：（充滿希望的）到內地，我想回去看看，看看人家的成績。

原放：內地，太遠了，交通困難，不易，不易！新嘉坡也許——（看錶）

婉輝　我不喜歡新嘉坡，我不喜歡那種熱帶的氣候，我要冷，我希望看見北方的大風雪——看見我的家鄉。

原放：那也是的，那也是的。走不開，真是！（預備走，遲疑）婉輝，你不到醫院裏來幫我一下嗎？

婉輝：（失望的）不，我不想。

原放：早先你喜歡的，有一個時期，你還看護過病人呢！（遲疑）婉輝！

婉輝：嗯！

原放：（膽怯的）想問問，問一聲。嗯，是——你現在像是很討厭我的職業。

婉輝：（一驚）你說什麼，原放，你怎麼會——我從來沒有這個意思，我非常尊重你的工作。

厭放：（欣慰的）這就是了。不過隨便問問，這就是了。今天有一個病人，槍傷，新界縣了點小亂子，說是日本兵要闖過封鎖綫，兩方面打起來了。要開刀，小手術，不算什麼！——唔，話起來了，不是韋先生今天要來嗎？

宛輝：（震動的）是，我請他來。他船已經到了上海邊上，都看見吳淞口了，又掉了頭，開回來了。

厭放：你瞧怎麼樣，宛輝，要是韋先生來了，你叫阿玉叫我一聲。我得給他陪陪不是，我總還記得上次在告羅士打，我把他得罪了。

宛輝：怎麼總是注意到這些小節，你從來不這樣的。

厭放：你的朋友，我的心裏老記着，忘不了。第二天他就上船走了，我沒有機會。難過了這些天，真是！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你記念着他！

宛輝：（含淚的）你知道什麼，你什麼也不會知道。

厭放：（得意的）有時候我也懂得人情，很懂。（看錶）啊呀，遲了！（急下）

（葉亦人和秦麗上）

葉蘋：（丟開風似的）什麼事情這末著急？（望先生）（看見原放不理，轉向宛輝招呼）宛

宛輝：沒有看見，你又病了。怎麼着，有陸先生這末個名醫，在旁邊守着，你倒

越來越[illegible]個[illegible]西[illegible]了。

亦人：先生[illegible]自己的

[illegible]

你不了[illegible]

自己的太太呢！宛輝，什麼時候到舍

[illegible]親自做[illegible]樣子，請你熱鬧熱鬧，就是時候老趕不

[illegible]主病，沒法子，只好等着吧！

亦人：巧[illegible]了[illegible]

宛輝：那個不用客氣了。

亦人：（[illegible]來）[illegible]

宛輝：[illegible]

葉蘋：宛輝，你[illegible]了[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宛輝：[illegible]

葉蘋：[illegible]

今年？

淹死，不是還有我們的醫院

姜嫂子

宛輝：（陳思著）……

秦麗：人嘛，還是老老實實

意思。譬如露莎——（看見亦

人讓到洋台那邊去

亂孔的首飾了，你說我怎麼辦呢！

苏太太：（緊緊抓着身子）聯繫

秦麗：……

亦人：（從生物研究）聯繫跟你說

腳下沒有……你怎麼還是嘀咕呢！據歷史學家的考

據……一切聚會聯繫……

鞭子，項鍊……是男人束縛女人的工具。好好的鞭

手：僅要用什麼東西細著

鎖……還有什麼味道?!天生的奴隸命，沒法

孩子：……

子……

幕

秦麗：我也不是本着……你……

苏太太：還有……雖然我無研究，可是愛的首飾——我也不能白白的賠掉啊。胡衛生……

我幾次了，我因為看着不把穩，不敢動手。寧肯在朋友面前失信用，不能拿老婆的私房當兒戲。可你怎麼不懂，你這個女人，怎麼一點也不體諒，寬釋，我碰到這種女人，你怎麼能不痛苦呢！

秦麗：

亦人：你不用心裏反對，嘴上不響。我都知道，你那點聰明，瞞不了我，對丈夫不能幫助，只有妨害，只有妨害。（越說越氣）你為什麼不響，你講！

秦麗：有什麼講頭，活着眞沒意思！

亦人：活着沒意思？你說的？誰知道，也許你早就死了，你不過看起來像是活着，做活

沉默了（又瞧瞧）

秦麗：（讓步的）得了吧，在人家宛輝家裏！

亦人：（半天）我怎麼會不痛苦，你說，我怎麼能不痛苦呢！

（氣悶的在客廳裏走着，走入洋台。）

秦麗：聽這份犧牲。（流淚）

菀輝：（安慰的）別傷心，醒姐（感慨的）傷心有什麼用呢，這就是生活。

（門外露莎的聲音。菀輝傾聽。）

菀輝：露莎來了。（方待答應，露莎已推門進來。）

露莎：（較第一幕略見消瘦，但却更顯得豔麗）哦，你在這裏。密司秦，好，姜先生

呢，沒有來嗎？

亦人：（在窗外搭腔）怎麼會不來，（走進）你約了我，我還能不來嗎？

露莎：（向菀輝）我聽說魏先生又回來了，是嗎？

菀輝：是的，都瞧見了吳淞口，又原船裝回來了。

露莎：還不曉得是鬧什麼玩笑，我到上海去過聖誕的希望看起來是不能實現了。

亦人：難說，露莎，這可難說，我敢斷言，用不了三天，滬漢交通就會恢復的。（四處

尋覓）有當天的報紙沒有？（找到了一份）哦，這就是證據，瞧，九龍汽車的股

票，依舊是四三五，和兩個月前的行市不相上下，天星小輪的九十一十五，滙豐銀

漲起來了，就說是法幣吧，果不出海生所料，今天已經跌到一二二七了，（把報

紙折好，放下。）我們應該相信交易所的嗅覺。

錦輝：（淡淡地）聽說新界有過一次小衝突，雙方都有死傷呢！

赤人：地方事件，嚇唬人的！

素麗：港政府昨天也出了佈告，勸港九的居民疏散呢！

赤人：疏散了沒有？請問，最有力的反證，就是誰都沒有疏散。法幣跌到一二一七，那倒是真的；要是早聽我的話，把首飾換了，現在也有千八百的進項！（突顯堅決狀地）露莎，你看海生的那個主意把穩嗎？

露莎：我不曉得，不過海生向來是喜歡冒險的。

赤人：嗯，冒險，是的，冒險。有什麼辦法，怕死的人有時候倒死的更快，錢藏在口袋裏，也難保不被賊偷掉。早聽海生的倒好了，他我，我——

露莎：海生說，要是你一定想嘗試呢，他的船這一兩天就要出口，他可以替你帶點貨，隨便什麼貨，都會一本萬利的。

赤人：這可靠嗎？這——這危險性可是太大。比方說，海盜要搶，海關要查，碰到日本

軍艦的話，說不定連命都得搭在裏面。

露莎：不過據海生的經驗，十船貨只要漏掉一條，就會對本對利的。

亦人：可我那點貨曉得在那條船上，我怎麼能夠算出那一條船漏掉呢？

露莎：這海生自然有把握！

亦人：你說有把握？

露莎：嗯！

亦人：有把握就行，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海生今天來不來？

露莎：不知道，可以打電話去問問！

亦人：就說是你等他！

露莎：不，我並不想等他。

宛輝：說我請就是了。

亦人：好，我馬上去打電話。（走出又探頭進來）柯麗，來，問你一句話！

秦麗：（不願的）什麼？

亦人　一句要緊話，來呀！

秦熙　（望望宛輝，不得已的走出）眞是造孽！

露莎　這個人眞是，軟弱得連幫忙的都覺得多餘，都替他難爲情了——爲什麽那樣望着我？

宛輝．（望着露莎半天，一種難言的鬱悶）又喝酒了。

露莎　（知道難以隱瞞，便羞愧的低下頭）一點點！

宛輝　（溫柔的責備）一點點？

露莎　（默然半晌）我不知道。（多少有點勉強的活潑）不許你問！

宛輝．露莎！

露莎．（躲開宛輝的視綫，喃喃着）要是酒已經斟了，我爲什麽不喝？我有什麽理由不喝呢！（停頓）宛輝，你知道，只這是一種游戲。

宛輝　游戲?!

露莎　我打了很多人的嘴巴呢！

宛輝．爲什麼呢?!

露莎．爲了好玩，爲了大家高興。他們心裏舒服，我也覺得痛快。

宛輝．痛快?!——看着我。露莎，眞的，你會覺得痛快嗎?

露莎　爲什麼不，你瞧，我不是很高興麼?

宛輝　可是——露莎！

露莎　你，你怎麼了?

宛輝．我——難過。

露莎　爲了誰呢?

宛輝　我不知道！

露莎　不要傻了，宛輝，我不要誰同情我，這是很平常的，很平常的事情！我非常懶情，我沒能力獨立生活，也不願意獨立生活，我需要別人，別人也需要我，我諂媚別人，別人也諂媚我，這一切都對我一樣的。（停頓）各人有各人的方法，要是我願意，要是這是我的習慣，你爲什麼難過，你難過又有什麼用呢?

苑輝：但是露莎，為什麼對自己還未失望呢？

露莎：……

苑輝：難道生活裏是還未安排了，不能更好嗎？

露莎：（半天，低沉的）你使我痛苦，苑輝，用不着你提醒我，我已經夠受了！

苑輝：為什麼，為什麼呢？

露莎：我——我沒有力氣了。是的，沒有力氣了。（停頓）你應該和別人一樣對待我。你應該用另外的眼光看我？你太好了。你——你和他完全一樣一樣！

苑輝：你是說誰呢？

露莎：一個不懂得責備我，永遠在等着我的人。

苑輝：

露莎：我過的是什麼生活，用不着騙你，可是却非騙他不可。不能不騙他，不敢不騙他，因為他在等着，等着，以為我在香港正為了他，為了我們共同的幸福奮斗，他一封又一封信的說些孩子話，熱烈着我。每當接着他的信，就像接到了一把

刀，我什麼時候才能寧靜，什麼時候才能寧靜呢。（從皮包中取出一封信來）這是他最近寫來的信。

宛輝：我沒有理由——

露莎：求求你！（從信封裏取出幾頁信紙，遞給宛輝）宛輝！

宛輝：（展開信，預備讀，秦麗上）

秦麗：（滿足的）宛輝，你瞧亦人這個人，夠多可笑。等不及的叫我出去，我以為有什麼了不得的話商量呢！原來是——他真是可笑。（若無其事的坐下來！）

宛輝：（也若無其事的答應着，讀信，）是嗎？

露莎：（阻攔她）不要——不要現在。

宛輝：（望了她一眼）好，等一下我們再談談。（隨手把信夾在剛剛看過的書頁裏）啊，麗姐，（忽然記起）你說什麼，可笑是不是？

秦麗：這個人，必到那兒去了。

露莎：是你自己沒有說清楚。

秦麗：就是亦人哪，他向我陪不是呢！

亦人　（推門進來）我向你陪不是？什麼時候？露莎，電話打通了，海生馬上就來。

嚴重的）阿麗，你不要爲了自己，拿別人的名譽開玩笑！

露莎　給太太陪不是，也是很平常的事，怎麼把名譽都扯上了。

亦人：平常？好嗎，她高興了，我的臉往那兒放？大家熟人，這兒說說不要緊，對付老婆，也像打仗一樣，你讓她緊，你軟她硬，你退一步，她就要逼你兩步。你這次讓了，下次就不能再強，非弄得永遠子不能翻身不可，所以夫婦關係雖屬平常小事，也還是現實一點的好！

秦麗：你瘋了！（　）

露莎：怪不得呢，原來還有理論根據。

亦人：自然哪，你沒有結過婚，你不曉得，這是我結婚十幾年的經驗。所以什麼事情，就非經驗不可。有了經驗，人才會有價值，有道理。可是她——你瞧她，你說得舌破唇焦，她還是絲毫不動。彷彿男人有了出息，有了發財的經驗，她倒消不下

去似的。我做買賣也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大家，爲了你我二人。這些幾件首飾，裝飾品——

秦麗：（氣急敗壞的）鑰匙在這兒，隨便你好了。我知道，你是逼我死。（把鑰匙丟下急步走出）

宛輝：麗姐麗姐！（追下）

亦人（拾起鑰匙，囁嚅着）這又何必生這末大的氣，這又是何必呢！

露莎：我替你害臊！

亦人：知道，知道。你們女人總是護着女人，你們是一條戰綫，你們和我們不同，我們有目的，有野心，就是千方百計的逼老婆的首飾，也是爲了事業。你們呢，你們爲了什麽，你們自己也不知道。我——我——我——（望着露莎突然崩決）（哭的聲音）人人都發了財，就我一個窮小子。美國的作家說，香港的百萬富翁，起碼有五百個。他們的錢，那兒來的？那兒來的？阿麗，阿麗——（下）

露莎：（聳肩，打開皮包，取出一面小鏡子，抹去了淚痕。）

（輕輕的敲門聲）

露莎：請進來。

（韋克恭上）

克恭：對不起，我——

露莎：（親熱的）哦！魏先生，（兩人握手）請坐吧，宛輝正在等你！

克恭：謝謝。（像是徵求露莎同意似的）這兒倒靜得很。（坐下，又站起，走向宛輝的畫像，凝視着。）

露莎：你看怎麼樣，宛輝很喜歡她這張畫像呢！

克恭：很喜歡？

露莎：不是很像嗎！

克恭：要是我畫，我不是這樣畫法，這位畫家並不懂得宛輝？

露莎：你是什麼意思呢?!

克恭：這太美了，僅僅是個外表，宛輝的心永遠不會這末安靜！

露莎：（突然有所感觸）魏先生？

克恭：嗯！

露莎：聽說在冒險的時候，你們就認識！

克恭：是的，她那時候還是個窮學生！

露莎：距離現在，已經很久了吧？

克恭：六年多了！

露莎：我相信，這末長的日子裏，你們並沒有見過面？

克恭：嗯！

露莎：甚至連信都沒寫過一封？

克恭：是的，沒有！

露莎：既然這樣，那我就很奇怪，對於她的事情，你怎麼會這樣清楚呢！

克恭：我並不清楚什麼？

露莎：真的？

克恭：噢！

露莎：騙我！

克恭：有什麼必要呢！

露莎：你瞧！你都看見她的心了！

克恭：………

露莎：被我說着了，是不是?!

克恭：我那也是就一般而論。你是宛輝的朋友，幾乎天天見面，難道對於宛輝——

露莎：還不敢像你這樣立刻下判斷。

克恭：……

露莎：生氣了嗎？有點，是不是？你知道，因爲宛輝的關係，我並不以爲你是生人，我們彷彿老早就認識了。來，握握手吧，（兩人握手）好，現在我們是朋友了——承認嗎？

克恭：我不反對！

露莎．那末告訴我一個問題！

克恭：只要我能夠！

露莎：你一定能夠。——只要你肯。

克恭：……

露莎：（稍停沉重的）你既然知道宛輝不能安靜，你爲什麼還要擾亂她，增加她的痛苦呢？

克恭：你什麼意思！？

露莎：要是我是你，我今天就不會來！

克恭：（默然，半晌。彼此像望見彼此的靈魂似的那樣望着。）你以爲那是因爲我的關係嗎？

露莎：是不是因爲你，只她一個人知道。

克恭：我也知道，我以爲——

（宛輝上）

露莎：（低聲）宛輝來了——哦，宛輝，魏先生在這兒等你呢！

（兩人無言，默默的握手，在剎那的靜默中，倆人不知應該怎樣開口，說些什麼才好。）

宛輝（低語着）又見面了！

克恭　是的，又見面了！

宛輝：（有深意的）為什麼開出去的船，還會開回來呢？！

克恭：我正在想。

宛輝：有結論嗎？

克恭：沒有。（他對宛輝深情的望了一眼）也許，這是戰爭的罪過吧！

（默然。）

宛輝：（領悟的）請坐吧！

露莎：宛輝，雖然魏先生不大有禮貌，我們可是很快的就做了朋友，剛剛你進來的時候，我正在問他一個我不該問的問題？——

宛輝：嗯——

克恭：（急忙的）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再談吧！

露莎：（頑皮的）要是我希望現在就知道呢？

克恭：現在？（他望了望宛輝）現在不大方便！

露莎：你瞧，宛輝，我們統共沒談上十句話，

（女僕上）

女僕：太太，有位李先生，會這位小姐。

宛輝：李先生？

露莎：什麼樣子？

女僕：矮矮的胖胖的——瞧，他給了我一張片子。

露莎：哦，這個人哪！眞是有點神通，怎麼追到這兒來了。

宛輝：誰呀！

露莎：就是上次在告羅士打，老村說他像日本人的那個李元裕——（向女僕）叫他在門

日等着！

苑輝：叫人家等到什麼時候，這是請進來坐吧！

露莎：他等等也不要緊，這位先生天生的很有耐性。（突一轉念）好，我去看看。（回克恭）記住，記住我的問題。（下）

女僕　太太！

苑輝：（驚駭的瞪起眼睛）啊?!

女僕：就是那有龍鳳花紋的碟子，上次請客以後，我不是明明記得擺在冰箱裏了嗎？

苑輝：你明明記得，那一定不會錯的！

女僕　可是我剛才點來點去，怎麼數目不對，少了兩隻呢！

苑輝：（無可奈何的）你問我，我怎麼會知道！

女僕：（急了）你不知道那怎麼行呢，這屋裏人多手雜、保不定什麼人看着新鮮，就順便帶走了一兩隻——

苑輝、那裏有這樣的事，你耐心一點清清，自然就出來了。

女僕：你怕我沒有耐心請過，什麼地方都找到了……
婉輝　是沒有嗎？
女僕．沒有。怎麼能沒有？主人家的東西，隨便就沒有了，這名譽我背不起。房子裏的用人，並不止我一個，醫院裏的工人，又常常上來——
婉輝：好了，好了，不要又把別拉扯上，你去告訴先生，說韋先生來了。
女僕：碟子呢？！
婉輝：再慢慢找吧！
女僕．（瞪了眼睛瞧看婉輝，似欲有言，突然長嘆一聲）是！（下）
婉輝：（冷嘲的）這就是你所說的——幸福的生活。
克恭　（無言。）……
婉輝：（幽怨的）你上次的話不錯，我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麼幸福，我已經失去了安靜。你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吧，我自己知道，這種安靜是花了很高的代價所換來的。當我初婚的那幾年，我感到我心境的和平。每天當我的丈夫工作了十個，

甚至十四個小時回到家裏，我用一句話，一個字，甚至一個字也不說，就可以使他忘記了疲勞，這使我興奮，使我歡喜。……接着我們有了孩子，不管孩子在那兒，在我的身邊，還是離我很遠，我都能感覺到她脈膊的跳動。我不僅一次爲了這個臉紅，我的生活充滿了幸福。但人是多麼不容易忘記，多麼不容易忘記啊?!

克恭：（他激動的望着她，雖然不講一句話，但人們却可以感到他心裏急遽的跳動。）

……

宛輝：自以爲忘記了的事情，現在又復活了。……我的丈夫不能理解我，他並不知道我……在他的規定時間裏，我躺下來，躺着，他以爲我睡了，實際上我却醒着，醒的比什麼時候都清楚。在深夜裏，我數着海的聲音，慢慢的，海的聲音就變成了人的咆哮，什麼人在遙遠的地方向我招手，他們在呻吟，在喊叫……我已經忍受了一切人所不能忍受的，我再不能忍受，再不能等待了。我的家庭不再使我感到興趣，我的生活像螞蟻一樣啃嚙着我……於是你來了，你對我說，先前的那個宛輝已經死了！

（靜寂）

（禮堂堂內唱詩班的歌聲隱隱傳來，肅靜而莊嚴。）

克恭：宛輝！

宛輝：……。

克恭：宛輝，你知道我是多麼愛着我的工作，多麼强烈的自覺着我的責任。我爲了我的國家再生活着，而且，一定的，爲了這個目的，什麼時候，我都不吝嗇我的生命。你曾經企圖多留我一兩天，但一種更大的力量，却逼迫着我。當船離開香港，駛往上海的時候，我感到一種良心的平靜。我立刻直覺着我的存在，存在在我熱愛着的事業中。不知道是偶然些，還是命運，那隻駛往上海的船又回到香港了。……我是應該懊喪的，我應該爲了自己的不能登岸而懊喪——但是，宛輝，奇怪的是在情緒上我不僅我不到那懊喪，而且不自覺的感到一種興奮，彷彿我原本很喜歡香港，應該再回到香港似的……

宛輝：（她顫慄着，低首無言。）……

克恭：你錯了，菀輝，我並沒有說過，先前的菀輝已經死了。我是說，我希望我的菀輝永遠在我的心裏死掉。我不能不向你承認，這是我一種自私的打算。因爲多少年來，不管是緊張到被敵人包圍了，還是安閑的在床上看只星月亮，在遼闊的山野裏行軍，還是在茅籬草舍中辯論，那怕是在戰友們屍身旁邊也好，我都不能去掉一個人的影子，那個影子苦惱着我。我越是希望把她拋棄，她越是頑強的跟蹤着我。爲了我的安靜，爲了我，我希望她永遠在我的心裏死掉，但是，菀輝，我知道這東西現在是永遠在我心裏活下來了。

菀輝：（突然以閃亮的眼睛注意着他，頑皮的）她可不是個「東西」，她是嗎？克恭！

克恭（痛苦的）不要頑皮，菀輝，這是不可能的！

菀輝　什麼叫「可能」什麼是「不可能」?!

克恭：根據種種情形——

菀輝：（打斷他，依然頑皮的）「種種情形」是什麼，什麼是你的「種種情形」?!

克恭：菀輝。

（他們熱情的注視着　靜寂。）

克恭：（懂了她的意思以後，恢復了理智。）你沒有認真的考慮過你太任性了。

宛輝：我？

克恭：你，現在這種情形，對我，對你都沒有好處。我們會相互影響！

宛輝：（不滿的）什麼時候起，你變得這麼功利主義了。

克恭：我以為——

宛輝：（打斷他）最不可能的事，有時候會變成可能。我從前就失掉了爹媽，據我的叔父說，爸爸是因為投機失敗自殺了的。他雖然是死了，叔父可還是不能原諒他。每當他喝醉了酒，我便成了爸爸的替身，他發洩憤怒的對象了。在家庭中，儘管我小心謹慎，卻改變不了那種眼中釘的地位。嬸母在教訓了頭的時候，十次倒有九次，是為了給我這個賠錢貨做榜樣。尤其是，爸爸把家產蕩盡，卻把我給他們留下，而且不死，而且比什麼人吃的都多——他們是這麼說的——這更增加了他們的憤怒。但我活下來了，忍受着爸爸的和我自己的不幸，我深恨我的家庭，厭

惡一切的親戚朋友。從我能夠自立的時候起，我就永遠離開了家，忘記了他們，他們也忘記了我。……你怎麽能夠想到，那麽厭恨家庭，在這種家庭環境中生長起來的孩子，有一天，會那麽想望一個家，那麽需要一個家呢？

克恭：可是你現在卻又要毀掉它了。

婉輝：是的，要毀掉它。這看起來又是不可能的事，一個自已那麽想望的，什麽都是——甚至連這樣一個烟碟子都是自已親身選擇的，曾經那末愛過充滿了溫柔回憶的家，又會忽然的失掉了興趣。什麽都會變的，什麽都會變的。壞的變好，好的變壞，叛逆的女兒一下子變成了溫順的妻子。……當朋友們疏遠我，不信任我，終至隔離我的時候，由於一種感情，我不願意解釋。像一個受傷的鳥似的，啄着自已的傷痕，飛回自已的窩。但那兒是她的窩呢？她的窩在那兒呢?!她既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幫助，忍受着只有自已才知道的痛苦，終於，她自已把窩建起來了。……你怎麽能夠想到，在這樣的一種感情下，在這種環境裏，躲藏着的人，有一天，會那麽希望飛出去，那麽想着離開，不惜把家拋棄呢?!

克恭：但是，婉輝，這是可能的嗎？

婉輝：你不要這麼講，你不要。我多麼希望離開，把我帶走，給我勇氣吧！

克恭：（默然，一會兒）我懷疑，這僅僅是你的一種衝動。

婉輝：我已經不是個孩子，我是嗎？我知道，我明白我自己。

克恭：最明白自己的人，有時候，會做出最糊塗的事情。

婉輝：你？你什麼意思？什麼都不能阻止我，如果沒有你，那麼我自己，我一個人也會走開的。有一種聲音，那聲音在遙遠的地方呼喚，我沒有力量抵抗了，我已經不是我自己，我沒有力量了。

克恭：你曾經自己承認，有一個時期，你努力的不讓外面的風浪波及你的家庭——

婉輝：但是它反而衝進來，把我自己淹沒了。

克恭：你想想，在戰場上，你所要去的地方，是一種什麼情形，我們常常處在敵人的包圍中——

婉輝：我準備嘗試一切的危險。

克恭：爲了突破敵人的包圍，有時候要在夜裏走一二百里的山路——

宛輝：這樣的訓練正是我所希望的。

克恭：沒有飯吃？

宛輝：只要不致於餓死！

克恭 落葉上的霜雪，是唯一的飲料？

宛輝．那更好。

克恭：長時期的不能休息？

宛輝：我已經休息的太多了！

克恭：一捆稻草，是最理想的床鋪。

宛輝：只要有你在一起我什麽也不怕。克恭，不要忘記，我差不多比你年輕十歲呢！

克恭：你的丈夫呢？

宛輝 （略一遲疑）（但接着就說。）他有他自己的工作。

克恭，你走了以後，會對他發生什麽影響?!

宛輝：他慢慢的會瞭解的。

克恭：我怕他——

宛輝：我今天就向他說明一切，即刻就說。

克恭：還有你的孩子——

宛輝：我把他帶在身邊，——我可以嗎？

克恭：在行軍的時候——

宛輝：我背着他，抱着他。

（靜寂）

克恭：你想的太好了，宛輝，我恐怕——

宛輝：恐怕什麽？（恐怕的）是不是你還是懷疑我，像我們分開的時候那樣懷疑我！

克恭：你知道，這不是懷疑的問題，是這種現實的環境——

（女僕上）

女僕：太太！

菀輝：……

女僕：先生在開刀，醫院裏的人不准我進去。我說，是太太吩咐的，是太太吩咐的。他們倒罵我沒規矩。太太，我幾時沒有規矩過，不能由着他們亂言，醫院裏的人，比「莫拉查」還兇，要是由着他們的性子，怕不都把人吃掉。太太，你——

菀輝：好了，好了，你沒有看見嗎，我這兒有客。

女僕：就是爲有客呀，要不，誰高興去看他們的臉子呢！

（陸原放上）

菀輝：（解放似的）先生自己來了！

女僕：（無可奈何）眞是。（下）

原放：（熱烈和克恭握手）對不起，對不起。有病人，就誤了。韋先生才來？

菀輝：來了一會了。

原放：請坐，請坐。嗯，是了，菀輝常常談起你，我很高興，很高興。那末，是坐了原船回來了？

克恭：是的，它又把我拖回來了。

原放：眞是胡鬧。你，這是一種損失，對我們，那確實是一種苦惱。對不對，宛輝！

宛輝：你說的很好。

原放　依舊去打仗嗎？

克恭：是的！

原放：了不起，我們這兒雖然沒有戰爭，我們這兒可有肝胆炎，腸瘤，胃石病，盲腸炎，這許許多多的玩意，需要對付，我們這兒也天天都在打仗，和人類的五臟打仗。我們這種仗只能打勝，不能打敗。打敗了那關係着一個的生命。

克恭：我們那種仗，更是只能打勝，不能打敗，打敗了就關係着民族的毀滅　國家的存亡。

原放：對，說的很對，祖國戰爭，有一個時期，在我們這兒，也是常常談論的題目。可是，宛輝，你說怎麼樣？現在，好像是——嗯，又被大家忘記了！

宛輝：不是忘記，是麻痺。

原放：麻瘋是更討厭的惡病！

克恭：是的，有些不麻痺的人，現在正嘗試着麻痺的痛苦，比方，宛輝——

原放：A，你瞧宛輝怎麼樣，從一個老朋友的觀點，她是不是——

宛輝：禁止你們拿我做題目！

原放：老脾氣，沒法子。沒法子。那麼，韋先生，你住什麼地方？

克恭：一個小旅館。

原放：不好，我看，宛輝，這末辦吧，請韋先生搬來住幾天，怎麼樣？

宛輝：我自然是歡迎的！

原放：高興了，是不是？我準知道你會高興的，我也高興，高興我們有這末個朋友，這是我們大家的驕傲。那末，韋先生，一定了！

克恭：（他望望宛輝，宛輝也正期待的望着他。）不，——再說吧！

原放：不，誠懇。自然，我們是初交，談不上，什麼都談不上。可是，宛輝，這實在是宛輝的希望。

克恭：她的希望，我不一定都能滿足。

原放：為什麼？奇怪，這可真是奇怪。看出了：是的，你對苑輝，並不像苑輝對你那樣的真誠！

克恭：我否認！

原放：那末，討厭我？

克恭：正相反，我非常尊重你！

原放：真話？

克恭：我從來不會說假話。我相信，在香港這種地方，你的科學上的成就，曾經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原放：嘿，我盡了我應盡的責任。

克恭：這是你的光榮！

原放：遠的很，實在說，遙遠的很。嘿，遠了，我應該向你解釋，上次在吉羅士打——

苑輝：（十分痛苦的）不要提了！原放，求求你！

原放：為什麼？我應該向他道歉，說不定他會誤會。

克恭：沒有的事，你……你……你太客氣了！

原放：沒有就好，沒有就好。那末，什麼理由你拒絕我的邀請呢？

克恭：我不能答應你！

原放：固執？這是固執？（求助的）宛輝，為什麼章先生會固執呢！

宛輝：（含淚的）我不懂，我不知道，（如逃走一樣的奔入澤台）

原放：生氣了，你瞧，果然生氣了。章先生，你很坦白，很好，我喜歡，我喜歡實事求是的人，別以為我整天關在醫院裏，過著被的生活，連香港的街道都弄不清楚，

原放：就不明是非，不辨眞假，我其實是最喜歡朋友，最需要朋友，我邀請你來住，本完全是為了宛輝，也為了我自已。我希望多知道一點，多知道一點祖國的命運。

克恭：但是——我不能！

原放：一定不能，我自然不便勉強。不過，你在香港的期間，希望你常來看看我們！

克恭：我恐怕——這也很難做到。

原放：（耐着性子解釋）你知道，苑輝是個倔強的人。一旦她心理有了什麼，她連自己都要反對。天生的這種性格，我們有什麼辦法？她現在的精神狀態……非常的不平衡。我們可以說，她正生着一種嚴重的病症。

克恭：……

原放：是的，一個大症候，她正拚命的反抗自己。我相信她心裏有着一種思想，是什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絕對不是醫藥所能醫治的。近來，我的生活完全被擾亂了。我毫無希望的等着那病症成熟，結果，把苑輝毀掉，把我們都毀掉，葬掉……我不該用這種私話來麻煩你，可是我知道，你是苑輝的朋友……

克恭：你——什麼意思？

原放：並且不是一個普通的朋友！

克恭：你是不是說，

原放：是的，我是說，你對苑輝，有着決定的影響！

克恭：……

原放：（誠懇的）希望你，幫助她，幫助我，幫助我們到那裡去留在這裡，我會甚麼都參

克恭：（痛苦的）但是——我不能，我已經著漸習你，我還不懂得那些繁瑣！

原放　（突然光火起來）懂宛羅爲什麼那麼重視你？——（冷靜下來）脾氣壞，是的，脾氣太壞，不要介意，不要給他們你過，請問，問一聲，要是你對於自己的朋友，都不肯伸出手來，你成了個什麼人呢？

克恭：要是我伸出手來，我就會違背了我自己嚴守的條律。

原放：什麼是你的條律？你的條律難道是野蠻人的，是自私，冷酷，無情，那些專學舊堆積起來的麼？

克恭：……

（蘇莎，李元裕，胡海生上）

蘇莎：來了兩個朋友，施輝呢！

原放：（向洋台上看嘴）他又是去望海，望著漆黑的海出神了罷……！

蘇莎：（呼）施輝！施——！

原放：（示意：讓花媽）讓她靜一靜，靜一靜。別打擾她吧！（向元裕和葉生）歡迎！

歡迎！高興的很！（恨恨的）我高興的很，我有新朋友了）歡迎！

露莎：這是胡萍先生，這是李元裕，這是魏——

原放：（更正）不是魏，是韓，韓克恭先生！

元裕：（一驚，立刻若無其事的咳嗽了兩聲）傷風討厭。

露莎：我不懂的，這麼名連姓改了，瞞你，倒不老實呢！

克恭：那是你原來聽錯了！

露莎：（反揶揄）我的耳朵本來不中用嘛！

（宛輝上）

元裕：葉先生我是久仰的很，這次從國內來？

克恭：從國內來，是的！

元裕：在香港的人，非常關心前方的戰事，葉先生你應該跟我們多談談！

克恭：我離開前方已經很久了，（敷衍的）一個消息：我預備留在香港，機會是很多

的！

露莎：（乾蘇了）你預備留在這裡了嗎？

淑蓉：我！

苑輝：（天爲甚麼解圍）露莎！

露莎：嗯！

苑輝：來！（他拉她坐在一個角落裏，低聲講了些什麼。）

海生：（走近她們）妻亦人呢？

苑輝：他！——

露莎：他們夫妻倆個還在那兒辦交涉呢！

海生：辦什麼交涉？夫妻兩個，倒跑到朋友家裏辦起交涉來了！

露莎：還不是爲了你！

海生：爲我？

露莎：是呀，我把你的話告訴他了，他打不定主意，太太也不肯，兩個人爭執的很厲害

呢？

海生：（生氣的）這個人眞沒出息！我一兩天就要走了，我可沒工夫跟他這種人胡扯！

原放：胡先生到那兒去？

海生　去旅行。

原放．旅行？好興緻。我要有工夫——不行，不行，病人太多了，放不下。青山遠是大補？

海生：還要遠一點！

原放：還要遠一點?!（想了一下）是，宛輝，想起來了，這麼着，這是個機會，你要是高興你不妨出去走一趟，和胡先生一起，和露莎一起去旅行，離開香港，離開一兩天，鄉下的空氣好一點，散散心，開開眼界。……這眞是太好了。

海生：那可不行。

原放：爲什麼不行？她有這種需要，你也沒什麼麻煩。

海生：我這次旅行，實在說，是一種冒險。

露莎：羅先生，你弄錯了。他是爲了他的一批貨，要押着幾條船出海，怎麼好帶了宛輝來呢？

原放：哦，哦，我不清楚，我——（難爲情的笑）嘿嘿嘿囉！

元裕：（低沉的）一定了？

海生：一定了！

元裕：在朋友的立場上，我不能不提醒你——

海生：謝謝！

元裕：要是手續沒辦妥，還是仔細一點的好。萬一船開出去，再打了回票，像老兄這樣的人，恐怕就不大體面。

海生：你以爲辦這種手續，在香港就你獨一份嗎？

元裕：這並不是爲我——

海生：那就請放心，我寧肯死在海上，也不願做睁眼瞎子，受人挾制。

露莎：你們這兩位先生眞是，——元裕，過來。

元裕：（走近露莎）幹什麼？

露莎：（愛嬌的）看看你！

元裕：看看我？

露莎：A，看看你，你掉過來，站好，再掉過去，手放好，走兩步，不像，不像！

元裕：你簡直把我弄昏了。

露莎：有人說你像日本人，我想研究研究。

元裕：（兇橫的）誰，誰！

露莎：怪他。我眞怕睜着眼睛跟你在一起，閉上眼睛還要好一點。（她果然閉起那雙深奧的眼睛。）

元裕：這是什麼？露莎，你看？

露莎：（輕聲，愛嬌的）看不見？

元裕：你猜？

露莎：猜不着！

元輝：（譏笑的）假如我真是個日本人，你怎麼樣呢！

露莎：（不自由的把眼睛睜開）我呀，我就不跟你做朋友

元裕：要是真碰着由不了你自己呢？

露莎：那我就從這個洋台上跳下去！！！

元裕：粉碎？

露莎：摔死！！

元裕　你要是睜開眼睛瞧瞧，底下是水門汀，這是四層樓！！要點膽量呢！！

蔣生　（不高興的）露莎，來人在那兒，我要走了！！

露莎：（慌忙的）哦，我去叫！

源澈：不，我去吧！我還得到樓下看看！對不起坐坐！（下）

露莎：董先生，你怎麼一聲兒不響，誰把你得罪了？

克恭：（窘）不，我這樣很好。

露莎：元輝，你怎麼了？（低聲）倒像是我是主人似的！！

宛輝：（慌亂的）我——我——（她突然站起，又坐下，半天，勉強敷衍的）

胡先生，你這一兩天就走嗎？

海生：是的，一兩天。

宛輝：（無精打采的）李先生好——

光裕：謝謝。（坐下）

宛輝：（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在說什麼）這兩天的天氣真是難得，李先生沒到——比方妙

天　由這些地方玩嗎

光裕：沒有！

宛輝：（空洞的）真是可惜。（默然）

露莎：（就心的）宛輝，宛輝，你怎麼了？

宛輝：（含淚的）我也不知道怎麼了，我心裏亂的很——

（海生，光裕，吃驚的望着她，克恭走進。）

克恭：（聲音裏有一種同情）宛輝——

苑輝：（握住催的手，以一種無言的感情望着他）

苑輝：安靜一點，安靜一點。

蘇莎：（焦急的）莫是又病了？要不要到床上躺躺！

苑輝：不，不，不，我就會好的，我這就好了。（淚痕滿面）李先生請坐。

（姜亦人，海麗上）

亦人：（熱烈的）啊呀，海生，可把你等着了！

海生：（冷冷的）等你半天了。

亦人：我不曉得，我以為你不會這末快，我正在和內人作必要的談話，我們研究——，

海生：直截了當的告訴我，你倒底打算怎麼樣？

亦人：我？我惋不當初。當初要是聽你的話，做港幣生意——

海生：那已經過去了。

亦人：可現在這件事，你看牢靠嗎？

海生：我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放上了！

亦人：你不要緊，可我，我賠不起呀！？

海生：我賠的起？！

亦人：自然，自然！我這也是為你，為你打算。既然大家合夥——

海生：誰跟你合夥，[illegible]在[illegible]鄉世交的面子上替你想辦法，這他媽的就叫合夥。

亦人：[illegible]總是這末急性子，我的話還沒完——

海生：沒工夫跟你囉嗦。

亦人：（[illegible]）別的都不說啦，比方，要真是打起仗來——

海生：你不是說，根據種種材料，一定不會打嗎？

亦人：日本小鬼的事，誰敢保險，他要是翻了臉哪，種種材料就都不可靠。我們做事，一定要各方面顧到，一定要[illegible]也難保沒有[illegible]，那豈不就糟了嗎？（[illegible]不[illegible]得意，[illegible]加[illegible]忽然怔住）哦——貴姓？

素麗：您這個人，老是[illegible]在告羅士打——

羅士：（[illegible]）[illegible]

露莎：鼎鼎大名的韋克恭先生呀。

亦人：哦，久仰，久仰，原來就是韋先生。哦，韋先生，你說是不是！

克恭：（微笑不答）

海生：是很好，不是很好。[illegible]我聽天由命[illegible]在[illegible]等你的回信[illegible]

吧！

露莎：進[illegible]

亦人：（焦急的）怎麼可以走，還沒有商量——

海生：我沒這種意思！（走向門邊）

元裕：我可以坐你的車子——

[illegible]生：再見吧

[illegible]：（我進[illegible]）

宛輝：（責備的眼光）你也——

克恭：（待宛輝的背影下，又無言的坐下[illegible]）

（蕭生，元福，子麗文東西下，芳雄送下）

露莎：（忽然想起了什麼）趙翁先生！

芬人：（回頭）嗯？

露莎：幫我幫——我想——（紅了臉，不禁有點忸怩）你太太那幾件首飾，怕一時也不見得賣出去，況且首飾又多半是紀念品，就是有現成的主顧，也難免要傷她的心，這末着好不好，要是你不打算辦貨，那就算了，要是你眞打算碰碰運氣的話——

芬人：你想幫我一個忙是不是！

露莎：說不上幫忙，這不過是——

芬人：我懂，我懂，露莎，這是你的好意，我懂，（他望了望克恭）不過，——首飾便賣不出，我銀行裏也還有點存款，——

露莎：眞的——有嗎？

芬人：（又向克恭望了一眼）有。——我有。而且我總覺得這一兩天空氣太緊，我的主

甚麼還沒有定。

露莎：（點頭）要是你主意定了——

亦人：我就是這個主意定不了，我——（忽然感情的）露莎，你的心太好了，你老想幫我的忙，可我：我——我那兒還有什麼存款，我快被這倒霉的生活逼瘋了，我早知道我在這個社會上是多餘的，我是人家撿剩下的廢物！（奔下）

露莎：（嘆息，默然。）

（汽車喇叭聲）

（苑輝上）

苑輝：露莎，再坐一坐——

露莎：不，壽生已經在催了！

苑輝：還有你的信呢？

露莎：（匆忙的）再談吧，改幾天再談吧！韋先生，再談吧！（下）

（寂然）

（汽車遠逝的聲音）

宛輝：（半天，幽怨的）都走了，都走了，剩下我一個，剩下你的聲音，和我一個了。

克恭：宛輝！

宛輝：（有意的）你！？

克恭　你講些什麼？！

宛輝：沒什麼，你沒有走！

克恭：是，你的眼睛把我留下了。

宛輝：（苦笑）別這份吧，——我當不起。

克恭：生氣了嗎？

宛輝：我都兒敢哪！連哀告都來不及，還敢生氣嗎？

克恭：宛輝！

（沉默的離開，激動。）——

宛輝：（稍停）那末，你的主意是又變了！

克恭：我?!

宛輝：當原放要你搬來住的時候，為什麼你會那末堅決，連挽回的餘地都沒有呢?

克恭：……

宛輝：難道——難道這就是結果嗎?你對我，——不，你對你自己也太慘酷了。

克恭：宛輝!

宛輝：……

克恭：假如我真的搬來，你想會發生什麼事情?!那分明是一種欺騙，一種戲弄。我不能欺騙一個我不該欺騙的人，尤其是我不能在欺騙裏面生活，那樣的日子，我一天也受不了!

宛輝：但是——我已經這樣的活了幾千天，幾百年了。你是不是說我就應該永遠的這末欺騙着，隱瞞着。永遠的把自己犧牲呢?!

克恭：……

宛輝：克恭，在你的眼睛裏，我早已不足輕重了。並不是在今天，是在幾年以前，在

幾年以前我就已經被犧牲了！

克恭：不要這末講，婉輝，我已經夠——夠痛苦了！

婉輝：那麼該為了什麼，為了誰更好一點呢？

克恭：不論是你，還是我，我們都得為了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婉輝：可我不是在負責任，在負責嗎？

克恭：……

婉輝：一個看不見光明的瞎子，也懂得朝了亮處走，為什麼會比瞎子都不如呢？！

（寂然。半晌。）

克恭：（有決心的）婉輝！

婉輝：（無告的望着他）

克恭：在我們之間，是需要號懸嗎？

婉輝：（無力的點頭。）

克恭：當我第一次碰見你的時候，老實說，我沒想到有今天的結果，那時候，我曾經

，你，你這樣一個人要真有一天會在艱苦的戰地裏生活一下，那倒是有點滑稽！

宛輝：爲什麼？

克恭：我懷疑你的決心和勇氣。現在，並不是因爲感情，我知道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不過，宛輝，我要警告你，錯誤是不能重覆的。我們已經錯了一次，就決不能再錯第二次！

宛輝：什麼意思呢？你以爲——

克恭：爲了你，也爲了我，不知道你仔細想過沒有，犧牲別人，決不會有幸福。

宛輝：你是不是說，犧牲自己，別人就會幸福呢？

克恭：好吧！你如果有勇氣，我願意負這一切殘酷的責任！

宛輝：（淒愴的）克恭！

（一種忘神的依戀）

克恭：（撫慰的）好好的睡一覺，我要走了！

宛輝：（恐怕失去什麼似的）要走了！

克恭：不得不走了！

琬輝：你不會不來，不會吧！

克恭：你可以像六年前那樣的相信我！

琬輝：（我可以嗎？

克恭：一定的！（下）

琬輝：（不曉得是一種歡喜，還是一種痛苦，她有臉上掛滿了眼淚）一定的……那麼……這一切是要結束了。……（俯身抽噎。）

——幕落——

第三幕：

登場人物：夏宛輝，陸原放，姜亦人，秦麗，胡海生，羅莎，韋克恭，杜餘，李元裕，牧師，教堂執事，日兵甲，乙，避難民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黎明。

寥落蕭條的香港經過了十八天的砲火以後。

在某一教堂裏：禮拜堂的一個角落。

所有的窗子都關着，天雖然快亮了，禮拜堂裏卻沒有光。講壇上，燃着一點卽將燃盡的臘燭，陰暗而無生氣。室內雖然擁擠着人，空氣卻像是已經很久沒有人來過。[illegible]字架在黑暗裏反着光，聖者的畫像特別莊嚴，彷彿徵示着苦難。

禮拜堂的秩序早已不能維持了，平素整齊的排列着的長條凳，現在已被利用爲避難者的臨時床鋪。在那些臨時床舖的上面，堆着簡單的行裝，旁邊和底下，則放着暖水瓶，餅干筒，飯籃，小皮箱以及一切其他零碎的小物件。那些小物件以及條凳的

排列，使人意味着一種心理的防線。

通外院的大門，加了拴。

臘燭熒[illegible]，圍了一小圈人，在牧師的領導下，默默的做着禱告。禱告[illegible]約可聞。像微風在死水裏吹起的些須波紋。

突然，街上有戰馬的馬蹄聲踐踏着桐油的街道，踐踏着室內的人心，由遠而近，過去了。

有人從床上側起，恐怖的聆聽着。

有人蜷向陰暗的角落，更顯得萎縮。

牧師，低聲而些微有些緊張的，「天上的父，我們懇請你的饒恕」——

禱告者：輕微而緊張的：「天上的父，我們懇請你的饒恕。」

牧師，同樣的語調：「在你的面前，我們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罪過，讓我們早日平安，賜——

我們太平吧！」

禱告者：（重複着）「在你的面前，我們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罪過，讓我們早日平安，賜我

們太平吧！」

牧師：「阿門！」

禱告者：「阿門！」

禱告者的虔誠的在胸前劃了十字，悄悄的散開。

死一樣的靜寂。

杜餘：（走過去開一窗子，一片魚肚白和冷風飄過來，他深深的呼了一口氣，低語着）

天亮了！

（遠遠的聲音，緊張的：「誰開窗子！別開窗子！」

杜餘：（較大的聲音）不要緊，天亮了！

（聲音，「什麼天亮，管什麼天亮，關上」。）

（另一聲音，大聲：「別吵！」）

（又一聲音，壓着嗓子：「輕一點，輕一點，日本兵剛剛過去，老爺們，輕一點！」）

（兩聲清脆的槍聲，）

（一片死寂，）

（窗外漸升起黎明前的曙光）

（窗內宛輝轉側。）

原放：（注視宛輝，輕聲，）醒了？

宛輝：（驚覺，忽然坐起）什麼時候？

原放：亮了！

宛輝：（關切的）你沒有睡？

原放：（苦笑）沒有！（他艱難的站起來，舒展一下，站不穩，搖擺。）

宛輝：（跳起來，扶住他）怎麼了？

原放：腿麻，沒什麼，沒什麼，腿有點麻！

宛輝：（抱歉的）本來是靠一靠，誰知道就睡着了！

原放：睡睡好，你太疲倦了！

宛輝：（收拾了一下）讓你，你睡一回吧！

原放：不，不用了！我要回去，回去看看，我不放心。（他踱向百葉窗向外瞭望。）

（胡海生走近他，稍停，輕輕的拍他的肩。）

原放：喔，胡先生！

海生：也陪着坐了一夜！

原放：沒法子，打仗的時候，沒法子。本來是想把宛輝他們送來就回去，誰知道，困住了。相隔不過兩個鐘頭，街上就是日本鬼子的世界了！

海生：大家在一起也好，省得彼此不放心！

原放：（生氣的）醫院裏還有病人呢？

海生：（吃驚）還有病人！

原放（這兒特護膽小，看護們年輕。一夜不回去，唔，不堪想像，不堪想像！

海生：爲什麼不疏散！

原放：（不懂的）疏散？

海生：這個時候，自己保不保的住，都是問題——

原放：（話不投機）那也不能把病人往街上趕哪

海生：（知趣的）過去的事不談了，現在，你打算怎麼辦？[illegible]

原放：我得走吧。

海生：走？（[illegible]）

原放：我得回去，一對啊，立刻回去！

海生：（倚在窗檯上）你看，街上空着，沒人敢走，要是有人收容，我相信，連狗都搶[illegible]跑過來的。

原放：是空着，一空了。（低聲）可怕！

秦麗：（在另一角落，向杜餘招手）老杜！

杜餘：嗯！

秦麗：（壓着聲音）來，這兒來。（杜餘走近她）蹲下，蹲下，小心人家罵。（杜餘蹲下）你看日本兵會不會到教堂裏來？天可是亮了！

杜鋒：不一定，別這末慌，慌總是沒用的！

秦嚴：也許對教堂，會客氣一點，總不會比家裏更壞，你說是不是？

杜鋒：誰知道，又沒有經驗！

另一婦人：越是公共場所，越利害。有個親戚，住在曾家灣，據他說，公共地方受害最重，到了這個地步，也眞叫沒法子?!

秦嚴：眞是怎麼得了，怎麼得了，回又回不去，街上老放槍，老杜，已經佔了還放什麼槍呢？

杜鋒：還不是隨他高興！

（又一陣馬蹄聲急馳而過）

秦嚴：把人的心都揪了去了。（啜泣）死又不死，活又不活，要熬到什麼時候呢！

（寂然）

斯薔：（從臨時床舖上醒來，坐起）媽！媽！

苑輝：（向斯薔）醒了。

新蕾：（跳下來）我要吃東西！

施輝：東西都在桌上吃完了。

新蕾：（不依）嗯——！

施輝：還有餅干，好嗎？（拿下來）

新蕾：好！

施輝：（遞兩塊餅干給新蕾，忽發覺另一孩子的饑餓的眼睛）剩下的給小朋友好不好！

新蕾：好的！

施輝：（把剩下的交給另一孩子，抱歉的。）就這一點了！

孩子的母親：真是謝謝！我們的也都完了。這要是老等在這兒，大人還不要緊，小孩子是一時可要吵死了！

施輝：再等幾天，也好回去了！

孩子的母親：聽說不准通過呢！

新蕾：媽！還要！

菀輝：（為難的）這可沒有了

新蕾：（不依）怎麼沒有哇？

菀輝：現在沒有，等一等，等回了家就有了！

新蕾：現在沒有，現在是逃難哪！

菀輝：是啊！

新蕾：逃難就沒有餅干吃呀！

菀輝：是，是的！你看爸爸在那兒，跟爸爸去玩，踏沙，拉網唱，排隊的，瞧見沒有人？

新蕾：（奔向原放）爸爸！

海生：（走向菀輝）菀輝！

菀輝：唔！

海生：從昨天下午起，戰事算是結束了！

菀輝：真想不到。

海生：這以後，我們用不着再躭心被砲彈打死。

宛輝：嗯！

海生：剩下的問題，是大家怎麽活着，我，你曉得，房子已經炸掉，貨也沒有指望了，想不到半生心血，落得這麽一個結果，這也不去說它了，反正說也是沒用，能夠留得下性命，總不愁沒有柴燒。這以後，就全靠了大家幫忙了，我好辦，光棍一條，總還不至於餓死，可是露莎，露莎必得有個落腳的地方。

宛輝：那你放心，只要還能夠回去，大家將就點住就是了。

海生：自然是談不上將就不將就了。不過我方才聽陸先生說，你們家裏還有很多病人？

宛輝：是，有的是戰前就住在醫院裏的，有的是在戰後受的傷——

海生：這就一定得想個辦法。自然哪，打仗的時候，要一定怎麽樣，那未免不盡人情，現在太平了

宛輝：怎麽？

海生：成問題的，是米，你家裏還有多少米？還能夠維持幾天？

宛輝：反正在這種時候，也談不上好壞了。能吃幾天，就算幾天，等到沒的吃，我想總

也不會餓死。

海生：那些病人，不能想想辦法？

婉輝：有什麼辦法，也不能爲了自己，把病人趕走哇，況且，我的丈夫是醫生，我們也沒在受難呢！

海生：婉輝，你別往壞裏想——

婉輝：海生，兩長（？）也沒有翻天了，我們還能總看香港，總看別人[illegible]的[illegible]？

海生：你似乎忘了，香港週圍是海，九龍的陸地也截斷了。

婉輝：倒不會沒有路的，一位先生說，路是人走出來的，只要你走。[illegible]。

杜餘：（在擦着他們，突然插嘴）哦，婉輝，忘了告訴你，昨天路上看見[illegible]泰了！

婉輝：（心跳的）他怎麼樣？

杜餘：他沒有怎麼樣的。

婉輝：（放心的）近一個禮拜沒見着他了。

杜餘：他要我傳話給你，說你那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宛輝：我的什麼問題？什麼問題呀？

杜餘：我怎麼會知道？

宛輝：怪了，解決了什麼問題呢!?

杜餘：你仔細想想！

宛輝：我還不是在想嗎？（忽然貫通）哦，他是不是說……

杜餘：（半天）說什麼？

宛輝：（自覺失言，一笑）沒什麼？

杜餘：才叫怪呢，（稍停）他還要我告訴你，萬一香港失守，你就等在家裏少出來，他很快的就來看你。他要我和你取聯絡，等他的信，只要交通關係一弄好，先逃出性命再說。

宛輝：（陶醉的）僅僅是逃命嗎？

杜餘：能夠逃命也算是幸運了。

宛輝：（不禁感慨，但有希望的）這是結束，也是開始呢！

海生：不管怎麼樣，宛輝，對於那些病人，你都得好好的考慮一下，不能想的太遠，走一步算一步，我們這是現實一點的好！

宛輝：但願他們都好起來，儘快儘可能的好起來，我們大家一道，一道回去，回到祖國去，對於她，我們是太慚愧，太懶惰了。我們都還年輕，我們過去是過着一種什麼生活呀！秦醌，犯不上就必害怕了，露莎，別有這的糟踏身體了，我們不是沒用，我們回去！

露莎　（痛苦的吸着紙烟，無言。）

宛輝　（遲疑的）露莎！

露莎：（避開她，把烟蒂狠命的揉碎，向海生）香烟！

海生　省點抽，我也不多了。

（摩托卡在柏油路上風馳電掣的駛過。）

（靜寂）

（新吉歌聲：「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

亦人　(一古氣從床上翻身坐起，大叱。)別唱！什麼時候，還唱這個，短打！大人幹什麼的，大人管什麼的！

(靜寂)

(新蕾哭聲)

秦龐．(難爲情的)是新蕾！

亦人．啊！

秦龐．(大爲不滿)瞧你嚇的這賊像，你怎麼沒死啵，是新蕾！

亦人．(惱羞成怒)管什麼新蕾舊蕾，這時候唱這個，不是玩命嗎？

秦龐　就是你的命值錢!?

亦人　你的命不值錢，你到街上唱去！

宛輝．是新蕾不好！新蕾，別哭了！

原放　不要哭，新蕾！

新蕾．(哭着)媽媽殺的！

宛輝　現在咱們不唱，等離開香港，咱們再唱，儘量的唱！

新雷　為什麼？

宛輝：為了——為了——為了你還小！

新雷　大了再唱，是不是?!

宛輝　是的，大了再——（含淚的）不，孩子，小也要唱！

新雷．媽媽，你幹什麼？媽？

秦麗　（有辭了）都是你，都是你！

亦人．我也沒管錯呀，可我也沒管錯呀！

秦麗　你不能輕一點，不能睜開眼睛看看，一天到晚的裝死，任什麼不管　脾氣到大！

亦人：自從香港打戰，你就成心的跟我作對，我離開你好不好！

秦麗．誰還稀罕。

亦人：誰要你稀罕，誰要你稀罕，可誰要你稀罕。

教堂執事：（干涉）別吵，這是教堂，是避難的地方，又不是法庭，吵什麼？有本事街

上吵去！

亦人．（更光火的，向秦麗）我走，好不好，我離開你，好不好！我到街上去找死，好不好！讓日本人把我砍頭，槍斃，掛在電綫桿子上吊死，好不好！

秦麗．（低首無言）

亦人．你怎麼不講話，你這個女人，怎麼又一聲不響呢！

秋堂執事．算了，算了！

亦人：別以為我膽小，我要橫了心，比誰的膽都大，人為橫死，鳥為食亡，我非走不可。我走給你看。（邊說邊翻箱倒篋的收拾）這種女人，不知好歹，一點好歹都不懂。（忽然在衣袋中檢出一封信來）這是什麼，哈，一封重慶的信，了得，重慶的信！這要被日本人查着，好傢伙。我記得都燒了，怎麼會留下的！又對咧，準是神佛保佑，鬼使神差，在這種刀口上，叫你找渣跟我吵架。這要不是因為吵架，不知會出多大的亂子。總是善人該有善報，秦麗，快唸，大慈大悲關聖帝君，南無阿彌陀佛，心裏唸，你唸了沒有？

秦醫：犧牲！

亦人（滿足的）我說怎麼會生這末大的氣，原來是這封信作怪。（他把信撕掉）

原放（突然激動的）不行，宛輝，我一定得走了。

宛輝 可以走嗎？

原放 不可以也得走，可以也得走，我不能這末不負責任。譴責比恐怖還要難受！我難受！

宛輝 是我累了你——

原放，怎麼你累我，宛輝，你怎麼會講這種話！

宛輝．是我累了你，要不是爲了我，你儘可以做你心裏想做的事，你用不着對任何人負良心上的責任，你不會白白的在這兒躭擱一個晚上——

原放：這難道不應該嗎？

宛輝 你的身體也並不好，打仗以來，你的精神差不多都耗盡了。

原放．那裏！你看，我還是這麼健康，放五百C.C.的血，都不算回事的。

菊暉．我真是不該，我連累着我妨害了你，妨害了一切朋友。打仗以來，我反覺着我是個廢物，連逃難都沒着能力，都得你陪了！

原放：這—這是你多心。其實逃難—還談不上什麼能力！

菊暉　但願我今後能對你有點兒幫助。

原放　那裏，那裏，嘿嘿！你一定是受了刺激，一定是的。那末我先回去看看！

菊暉　不，我不許。（稍停）再等一下好嗎？

原放．（焦燥的）等什麼呢！

菊暉．等街上有人通過，，我陪你一起走！

亦人．啊呀！只要街上一有人通過，我們就趕緊的走。呆在這兒，別的不說，吃先成了問題，而且，公共場所，曉得都是些什麼人，萬一搜查起來，說不定會受連累。你們說對不對！（向游生伸手）香烟

游生　沒了！

亦人：沒了？！

海生　我又不開香烟舖。

亦人　好，讓你今後就別吃烟！（忽然發現露莎正要把烟帶拋掉，急忙的）烟屁股留下這兒有過呀！

（以衣分烟嘴拭而吸之）

宛輝　（走近露莎，關切的）露莎，你怎麼了？

露莎　（苦笑）

宛輝　害怕嗎？

露莎　為什麼害怕，這還不是一樣嗎？

宛輝　別那末一個人老悶着，跟大家談談笑笑，時間也會過的快一點。

露莎　那對我又有什麼分別！

宛輝　這難捱的日子快一點過去，快一點通船，我們大家——

露莎　你們大家也就好快一點回去了！

宛輝　（奇怪的）你難道不回去！

露莎・誰知道。

宛輝　露莎?!

露莎　方才你說，這是結束，也是開始。在你，那是對的，我羨慕你。可是我，我是不會再開始，不能再開始了！

宛輝　你難道還貪戀着過去——難道是甘心在敵人的統治下作奴隸嗎？

露莎　（苦笑，黯然）

宛輝　露莎，你想什麼？想什麼呢？你不會有這個奇怪的念頭，不會吧！

露莎　放心吧，宛輝，不管我墮落什麼程度，我總還是一個中國人。老實說，這次打仗叫我懂了很多事情，要是不打仗，我還不知道，敵人是這末可狠，祖國是這末可貴呢！

宛輝　那你爲什麼又不想回去呢！

露莎　我回去又有什麼用，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回去又有什麼用呢？

宛輝・你不會重新開始嗎？

露莎　不，我想⋯了，我不能騙我自己！

宛輝　不是還有一個人等着你，爲什麼一定要使他失望呢！

露莎　你不懂，宛輝，就爲了怕他失望，我才⋯，我⋯：我不能夠好，也不用再等，這樣就夠了！

秦麗　你們想的長遠了，眼前能不能過去，還不知道呢！我眞後悔，住在香港這地方，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可眞算撿着地階了！

難婦甲．外面不曉得什麼樣子了！

難婦乙．說是挨門挨戶的搜呢！

秦麗．搜什麼？

難婦乙：看見行跡可疑的人，立刻帶走，有什麼好東西，就登時拿去⋯⋯

秦麗．這個罪怎麼受，怎麼受啊！

（靜默）

教堂執事：（慌張而鬼祟的拉了難婦甲到一個角落）當心一點，有什麼東西藏藏好，日

本人問起來，有一句說一句。不再亂講話。

雜婦甲：（癡呆的點頭）

家人：（跟過去緊張的）什麼事情？先生，什麼事情？

教堂執事：諸位都當心一點，隔一條馬路，已經在搜查了。

（寂然）

（人們蠕動）

（三五成羣，切切私語）

（有人偷偷的撕着什麼東西）

杜餘：宛輝！

宛輝：（搖頭）

杜餘：要是有人問起來，我們裝作不認識好了，免得彼此受牽累。

（近講壇處自然團聚了一些人。重新開始禱告。）

牧師：「慈悲天上的父，讓那些殘暴者早死，讓那些善良的心安靜吧……」

禱告　「慈悲天上的父，讓那些殘暴者早死，讓那些善良的心安靜吧……」

牧師　「那些殘暴者已經失掉了人性，他們血腥的手已經挨近我們，他們的獸性是該受懲罰的！」

禱告　「那些殘暴者已經失掉了人性，他們血腥的手已經挨近我們，他們的獸性是該受懲罰的！」

（低低的啜泣聲）

（忽然有人喊，緊張的：「來了，來了！」——

（有人潛意識的躲向陰暗處遮掩。）

牧師　「阿門！」

禱告：「阿門！」

——（死寂）——

杜徐：（低聲向宛卿）陸先生怎麼樣，要不要改個名字？日本人或者會曉得他，雖然沒什麼，究竟討厭！

菀輝：原放，你來！

原放．（走近）喂！

新書（大聲）爸爸！

菀輝 新書，別吵！老杜，你怎麼樣？

杜餘：我都準備好了！

菀輝．職業呢？

杜餘：上海布莊的學徒！

菀輝．還像。（耽必的）原放做什麼好，他裝商人根本就不像。

原放 （不解）你們這是幹什麼？

菀輝 我們想給你改一個名字，捏造一種職業。

原放．荒唐！荒唐！

菀輝 爲什麼是荒唐，萬一日本人追究起來——

原放．沒有這個必要！沒有必要！

宛輝：有必要的，萬一日本人追究起來，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原放　一個醫生，能有什麼麻煩，宛輝，你不要自尋煩惱！

宛輝　（責備的）這那裏是自尋煩惱，這是我們應該有的一種警戒！

原放　這種事情我頂沒記性，不要改了，記不住，鬧起來，臨時出亂子倒更糟了！

宛輝：（埋怨的）你老是不肯當心一點自己。

原放　本來嘛，沒這麼嚴重！

宛輝：我們已經淪落在敵人的掌心裏了，我們現在沒有絲毫保障，我們甚至也沒有抵抗能力了，用不着什麼理由，我們就會被殺，被搶，被侮辱，這難道不嚴重嗎？

原放　孩子話！

宛輝：為什麼是孩子話!?

原放　即使你不該這末一大串，我照樣也明白的！

宛輝　那你——

海生：（忽然驚喜的）瞧，街上有人走了！

原放：（奔向窗子）那裏？那裏？

海生：你瞧！

教堂執事：賊漢奸，還是漢奸！

亦人：何以見得？

教堂執事：你瞧，他們胳臂上捆着白布，白布上還有紅太陽的標記哩！

瑞珊　居然大模大樣的在街上走了！

杜除：是他們的天下，他們的世界了！

海生：（得了一個主意）A.陸先生，你要一定想回去，我倒有了主意！

原放：什麼主意！

海生：好在只隔幾條路，要是不當心，說不定就混過去了。

亦人：只要保險，那就快一點吧，搜查起來，呆在家裏，也許還要安全一點！

海生　有白布沒有？

秦麗　有白被單！

亦人：（恍然）是呀，眞有你的，海生，果然是個辦法，（向秦麗）撕一塊，撕一塊！

秦麗：（不情願的）好好的被單，爲什麽？

亦人：救命要緊，撕一塊，快點！

秦麗：（撕了一塊）把被單也糟塌了！

海生：（端詳）要紅墨水！

亦人：紅墨水！

教堂執事：紅鉛筆行不行。

海生：拿來！（試了試）顏色太淡了！

亦人：在經濟恐慌的時候，日本人也沒這些講究！

杜餘：無聊！（看了一眼）圓圈太小了！

教堂執事：放大一點。

亦人：這兒圓進去了，我來——

海生：這不是行了嗎，（端詳）很像！

旁人．可以打六十分！

教堂執事．試一試——

洋生：陸先生，來（他爲原放掴在臂上）別針，（接過難婦甲遞過來的別針，別好，用

高采烈的）這不是成功了嗎？」

教堂執事：（也嘻笑的）倒像一個冒牌的澳——

（教堂執事講不下去，楞住）

（原放望望自己，望望宛輝，望望大家，無言）

（另一種感情的潛流忽然主宰了大家的心緒）

（有人羞愧的低下了頭，）

（片刻沉默）

原放：（激動的）不，我不能（用力撕掉臂上的日章旗，摔在地下）我甯肯死！

宛輝：（沉痛的）我——們——甯肯死——（流淚，啜泣。）

（人羣中有嗚咽聲）

新蕾：（莫明其妙，也哭着叫）媽，媽——

宛輝：（抱住他）沒有什麽，新蕾，別怕，新蕾，記住，我們寧肯死！

新蕾：（哭着）媽——媽——。

（靜默）

（靜寂中街上傳來整齊的步伐聲）

（日兵軍官粗厲的聲音）

（「一，二，一，二，一，二，立正！」）

（人們緊張的抬的頭來）

（恐怖的顫慄）

（有人低聲喃喃：「來了！」）

（海生無意識的在地上拾起日章旗）

教堂執事：（大聲）放下！扔掉！

（人聲：「撕掉，撕掉！」）

（人聲：「靜一點！輕一點！」）

（日章旗被踐踏在脚下）

（沉重的扣門聲）

（有人恐怖的哭泣）

（叩門聲更急）

（教堂執事走近門前，回頭張望，似是徵求援助者）

（叩門聲）

、教堂執事下了決心　開門！）

（韋克恭着工人裝上）

（一刹那的靜默）

克恭：（和教堂的人衆比起來，全身浴滿着活力）辛苦，辛苦！

婉輝：（認出了他之後，立刻奔向他，驚喜的）克恭！

杜蘇：（連珠砲似的問）怎麼來的？

海生：不是在戒嚴嗎？

亦人：日本人，日本人不干涉你！

秦麗：街上可以走了嗎？

宛輝（一直沒離開，不知是快活還是難過，深情的望着他）你怎麼還在街上跑啊！

原放：宛輝，別那末興奮，讓他歇歇，讓韋先生歇歇！

宛輝：（驚覺，離開！）

克恭：瞧，還流淚呢！

宛輝：（真心的笑着）不我是——我開心呢！

麗莎：（抗重的）變了樣子了！

克恭：像不像？西裝旗袍現在用不着了。哦，宛輝，我已經到家裏去過了。

宛輝：你去過了！

原放：怎麼樣？

克恭：還好。日本人去了幾次，查武器，查英美僑民，沒什麼搔擾。自然，有新鮮貴重

的東西，也順便帶走了幾件。哦，把你的大衣穿走了！

原放：醫院裏呢！

克恭：請我帶信給你，叫你趕快回去！

原放，那，我，那就——

克恭，（阻止他）你真想回去嗎？

原放：怎麼，自然！我不能在這兒住一輩子，要不是宛輝他們攔住，我早走了，宛輝，

是不是！

宛輝：是的，現在我們可以一齊走了，我們一起回去吧！克恭，你也和我們一起，別離

開了，好不好！

克恭：我不僅不能和你們一起，而且，還想把聽先生帶走！

宛輝：你？——

原放：什麼意思！

克恭：我以為你最好是離開你的家，到什麼地方隱藏一下，隱藏到可以逃出香港的時

樣。

原放：那，那宛輝——

克恭：宛輝可以留下。

原放：她留下。

克恭：留下替你結束你未了的事務！

原放：她一個人！

惠蓀：如果她肯，一個人很夠了！

原放：不行，這怎麼行？而且還有新雷，而且也沒這種必要！

克恭：宛輝？

宛輝：真的，有這種必要嗎？

克恭：絕對有這種必要！

宛輝：要是有這種必要，為什麼不——

克恭：不大家在一起，是不是？醫院怎麼辦？病人怎麼辦？跟陸先生一起工作的醫生看

讓怎麼辦——

宛輝　自然我不應該懷疑，但是——

耀放：不用講下去了，我不能去開我的職務，我不能丟下宛輝一個人！

克恭．陸先生，我希望你再冷靜的想想，現在宛輝，我想和你單獨的談談！

（他不顧人家反對的眼色，自己走向一個角落。）

（宛輝遲疑的跟過來。）

克恭：（責備的口氣）宛輝！

宛輝：（低聲喃喃着）你真殘酷！

克恭．殘酷的是我，還是你。你應該知道！

宛輝：（軟弱的）我不懂！

克恭：你應該遵守你的諾言。

宛輝、什麼？

克恭：你曾經肯定的告訴我，你準備受一切艱苦的試驗，這不過剛剛開始，你就已經退

却了！

宛輝：但是爲什麼？——

克恭　記得我說過，陸先生在香港，因爲他科學上的成就，拯救了許多人的性命，這是他的光榮！

宛輝：嗯！

克恭：我的意思並沒有完，同時，我要說，這也是他的恥辱！

宛輝　恥辱？

克恭：你怎麼能夠保證　他那些病人裏，沒有國家的寄生蟲，公共的敵人，敗類　奸細！

宛輝：他的職業上的道德不允許他選擇。

克恭：要是在那些奸細的指點下，他被敵人發覺了，被敵人請了去，他也可以　拒絕，嗎？

宛輝：……

克恭：你曾經爲了你的寄生蟲生活著想，你要求爲了國家盡一分力量，強迫陸先生這樣的

人，我們是不能損失的，宛輝，我希望你不僅僅是在你的客廳裏做夢，我希望你會懂得我們，我和你爲什麼會有這五六年的分離——

宛輝：剛是在這樣的時候，在這一切危險都可能發生的時候——

克恭：宛輝！

宛輝：我——我不願意離開你！

克恭：（大怒切齒）撒謊！宛輝，你撒謊！

宛輝：（慘痛的）你爲什麼不理解，你爲什麼不能爲我想想，想一下這幾年生活給我的改變呢！我——我需要幫助！

克恭：……

原放：（走進他們）韋先生！

克恭：……

原放：謝謝，我謝謝你！你不要以爲宛輝同意了，我就會離開。我已經說過了，不論怎麼樣，我都不能改變！宛輝——

菀輝：

原放：我知道菀輝會同意你。她爲了我的安全，情願負這全部的責任！

菀輝：（剌心的）但是，菀輝——

原放：我曉得，我曉得！用不着你開口，我就明白了，你們的決定，我不願意考慮。任何理由都不能說服我，假如眞有危險的話，我不願意逃避。

菀輝：原放，你——

原放：或者是這末辦，爲了防備萬一的不幸，你可以把菀輝帶走！

菀輝：（苦痛的）不！爲什麽？不！

原放：應該隱藏是你，不是我，菀輝，你曾經說過，你希望對我有點幫助，你的安全對於我，就是一種最大的鼓勵。

菀輝：（傷心的）不，我已經告訴你了，不！

原放：菀輝！

菀輝：難道你的安全，我就可以不管，我就能夠這樣的離開你嗎？不，原放，別說這樣

的話，求求你。

克恭：好！既然是這樣，也就不必免強，只要當心，仔細想想，在平常來往的客人裏，有沒有什麼可疑的——

原放：可疑的——

克恭：病人，或者朋友！

原放：沒有，我想沒有！

克恭：（感情的握住原放的手）陸先生！

原放：嗯！

克恭：在這種危險的環境裏，在這種生或者死，存或者亡的關口上，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希望你能夠信任你自己！

原放：我——謝謝，很感激，我很感激！

克恭：菀輝，我更希望你能夠明白，什麼是你的責任！

菀輝：（無言，欲泣）

杜餘：宛輝，我忽然記起，上次在告羅士打，那個姓李的——

克恭：（敏感的）是不是李元裕，

杜餘　到底是個什麽人？

宛輝．這是露莎的朋友！

露莎．我並不清楚，他和海生——

海生：我和他僅僅是事務上的關係！

克恭．關於什麽性質！

海生．（吞吐的）不過是銀錢上的來往！

克恭．老杜，我以後也許不能常常來，希望你隨時和宛輝取聯絡，一有什麽消息——

杜餘．放心，放心！

克恭：那末，陸先生我陪你回去，等到街上清靜了，再來接宛輝他們！

原放　好，這好——

秦麗　（慌張的）黃先生——

克恭：沒什麽事情，鎮靜，鎮靜。

（陪原放下）

素麗：宛輝，真的，沒什麽事情吧！

宛輝：（未答，停了一刻，忽然一驚，奔向窗口，半天。）望不見，走了！

新蕾：（恐怖的）媽媽！

宛輝：是，新蕾，別怕——

新蕾：這位伯伯是誰呀!?

宛輝：他是——他——

（沉默）

露莎：海生，怎麽打了丁斐天使，李元裕倒不見了。

海生：誰知道，這傢伙也許躲起來了！

杜條：爲什麽會躲起來？

海生：躲起來，還爲什麽！不是連你也躲到教堂裏來了嗎？

杜餘：不是這末說，因爲你所交結的人，你們那種買賣——

海生：（生氣的）不要再跟我談買賣

露莎：這個人是有點怪！老杜還說他像日本人呢！

海生：（吃驚）老杜，什麼?!——！

杜餘：他很像我東京時代的同學！

海生：（跳起來）爲什麼不早說?!

杜餘：（也吃驚的）怎麼，是真的不妥嗎?

海生：我們的船出海的時候，通過潮汕那種淪陷的碼頭，或者海上的封鎖綫　要花點錢買路，他這傢伙——

杜餘：（緊張的）他是不是……——

海生：（生氣的）他是極狡猾，我已經跟他搞翻了！

露莎：（担心的）要是他真是日本人——

海生：那反而更壞，反而更壞！我們別想沾他的光，他會報仇的！

露莎：海生！

海生：完了，完了，別提了！

（杜餘與露莎相對無言）

杜餘：（半天）得當心，得當心！

（露莎陷沉思中。）

教堂執事：諸位，趁著街上現在可以走人，大家還是散散，散散吧！

難婦乙：（爲難的）我們散到那裏去？家都被砲火毀了！

教堂執事：那也不能在教堂裏住一輩子呀，不是我們教堂裏不替諸位想，諸位遲早總要走的，早晚都是一樣！

露莎：（稍停，挨近宛輝）宛輝！

宛輝：……

露莎：剛剛韋先生來，是不是說，已經可以離開香港了！

宛輝：不，沒有這末容易，還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露莎：只要可以，宛輝，你們還是趕緊離開吧！

宛輝：唔！

露莎：就是在一分鐘，一秒鐘裏面，都會發生意外的，我忽然感到，這還不能算是結束，還早的很，早的很呢！

宛輝：（痛苦的）露莎！

露莎：韋先生說，鎮靜，鎮靜，當心，當心。最應該當心的，是我們自己，是我們身邊的朋友，在這種環境裏，多少年的朋友說不定會變成敵人，親蜜的夫妻都或許會翻臉的！

宛輝：露莎，生活是多麼容易支配着一個人的命運，重新開始是多麼的艱難啊！

露莎：宛輝！

宛輝：我真是失望——我不明白——我對我自己失望呢！

露莎：勇敢一點，宛輝！

宛輝：（默然，有所思的）是誰更經的起生活的磨煉！可怕！

露莎：（亦有所思的）是的，是誰更經的起生活的磨煉，是誰！

宛輝：：：

露莎：宛輝，那是你。你應該經的起，你比我堅強，我是永遠要走最容易的路的！

宛輝：那裏有最容易的路呢！

露莎：你還是不要懂的好，懂了那條路，像我一樣，一切都完了！

宛輝：露莎！（眼淚不由的滾下來，她痛哭了。）

露莎：（茫然，空洞的）不要哭，不要哭吧！

（靜默）

亦人：（忽然開心的）幸虧我想的週到，幸虧我沒聽你的，海生，要不是我愼重，考慮又考慮，冒冒失失的把首飾換了貨——

海生：（切齒）住口！

亦人：（得意）那不是同歸於盡了嗎？諸葛一生惟謹愼，A謹愼——

海生：（狂怒）住口，你住口，要不是在這種時候，我——我打飛了你！

亦人：（退縮）這又是何必，這又是何必，這又是何必呢：

（急驟的叩門聲）

（大家一怔）

敬堂執事：（恐怖的）什麼，這——

（叩門聲）

「日人叫罵聲，開門——」

（叩門聲更急）

（敬堂執事戰慄的開了門）

（兩日本兵荷槍闖進，分左右站立）

日兵：不要動！

（李元裕日軍官裝，大踏步進）

（日兵行立正禮）

溥生：（大驚，搶前一步，張惶的）元裕，你，你，你果然——

元裕：（行禮）河田中隊長！

（鷹一樣的掃視）

（女人尖銳的叫聲）

——幕急落——

第四幕。

登場人物：李元裕、胡滄生、露莎、姜亦人、秦麗、夏宛輝、陸原叔、韋克森、楊綠、新舊、女僕、病人、日兵甲、乙。

一個禮拜以後。

在宛輝的客廳裏。

仍然有難得的夕陽餘輝，仍然可見禮拜堂白色的屋頂，宛輝的畫像，也依然是那麼應幸福而安靜。海空着。幾隻海鷗吃驚的在孤寂中飛翔。

書櫥裏面已經有書，從前那許多精緻的傢具，現在大都零落散佚，暗然無色了。擺不到諧和，失去了溫暖。儘管南國天氣還在早秋季節，人們在這樣的客廳裏，也難免會感到一種孤寒。

通洋台的玻璃窗，有幾塊在戰爭的時候碎掉了，竟在碎掉的地方糊了幾張乳黃色的紙，現在是紙也在陰霉天濕破了，海風吹起的時候，可聞低微的颯颯聲。

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有一種驕態的嗤笑聲，

那是李元裕，他笑得前仰後合。

元裕：哈哈！

海生：（狡滑的把自已埋在沙發裏，無言。）

元裕：（趾高氣揚的）那末，這算是決定了。

海生：

元裕：我們相交也不止一天，合作也不止一次，我們還像過去一樣，一言爲定，你是一個英雄人物，只要你一句話，一句話好了，我們可以完全信託你。

海生：：

元裕：你要是一定不肯，我也决不勉強。我們决不難爲你。你要是一定想回國，一定覺着重慶好呢，我們一樣可以幫助你，可以幫忙，誰不愛他的國家，我們尊貴這種感情。

海生：：

元裕．不過，我們是老搭擋了，只要你肯，我犯不上再去請第二位 我知道，你過去對我有點小誤會 那沒關係，沒關係，我們不咎既往，老兄，想想，香港的一切物資都統治起來了，上萬的商店工廠，等着啓封開門，他們不是不願意重新作生意，他們是沒有路下，沒有膽量。你要是做了啓封的經紀人，這筆數目可不算太小呢！

海生：……

元裕：況且，這也不算什麼丟臉的事，站在你的立場上，你完全是替那些商家幫忙！

海生：我無所謂！

元裕：那是誰？誰還敢干涉你嗎？

海生：……

元裕：你那批貨，我正在查，只要是發現了，那總好辦。我們要維持正當商人的利益。船泊在大嶼島，是不是！

海生：是。——不過我並不想，那沒有關係。

元裕：那裏，那裏，也是你半生的心血。至於存銀行的存款，保險箱，我也打聽過，還不到時候，不能開例：等將來，將來總有辦法，總有辦法。（忽然想起）缺錢用嗎？

海生：我——不，用不着。

元裕　米呢？

海生：……

元裕：回頭我送來，先送過兩包來。ㄙ對了，那位韋先生，韋克恭先生，怎麽不見了！

海生……

元裕：（輕描淡寫的）這是個人物，是個英雄，我們曉得他，曉得他，我希望跟他談談，（稍停）我想你一定明白，我這是幫你的忙，幫你的忙，我就把米送過來，你不妨再想想，你們商量商量！

海生　用不着商量——也沒人好商量。

（靜寂中傳來兩響槍聲）

元裕：槍聲，放槍了。旣是這樣，你就自己和自己商量商量。哈哈！

（李元從下）

（海生沉思，面現冷酷的笑容）

（隱約可聞潮水上漲的拍擊聲。）

（海生徘徊，不時停頓，聆聲。）

（海的聲音）

（露莎着傭婦裝，未加修飾，上）

海生：（半天，才發現露莎在場）露莎，是你？（打量狀）你怎麼這樣子，就是不打扮吧，也得顧點體面！

露莎：（沉重的）也不是一天了！

海生：但是今天，今天我特別覺着刺眼。

露莎：那才怪呢！

海生：不，一點也不怪！露莎，一點也不怪。去把衣服換換，整齊一點，要是擦一點粉，用一點唇膏，（稍停）用不着我教你，你比我懂得多了！

露莎：（半天，從驚奇轉爲沉默）沒有那個興趣了。

海生：把興趣提起來，露莎，你瞧我，我今天多高興。

露莎：（疑思的望着他，不懂。）

海生：眼睛睜的那麼大幹嗎，你這個小東西，不懂，是不是！告訴你，露莎，我們的罪已經受完了，我們馬上就又會好起來了。你又可以想什麼，就有什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了。（興奮的）我立刻要開始冒險，又要開始冒險了。只要我胡海生不死，露莎，你就儘量的打扮，儘量的揮霍吧！

露莎：你？——

海生：A，就是我，胡海生，英雄，人物。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

露莎：你該不是瘋了吧！

海生：我瘋了，我怎麼會瘋了？我比全世界的人都清醒，瘋了，怎麼想的。你知道，這次日本軍隊打進香港，有多少人家破產！

露莎：……

海生：可以說全香港的有錢人，都破產了。銀行，錢莊，大公司，工廠，百貨店，洋行，稍微大一點的字號，都上了封條。日本人要統制一切物資，一個禮拜來街上除了擺小攤的，就沒有市面。問題就在這兒了，老是靠街的攤販，這成個什麼局面。日本人沒那末傻，他還是得流通。於是咱們那老朋友，李元裕先生就來求救我了！

露莎：他求教你

海生：他請我做各商店的啓封經紀人！

露莎：（恐怖的）你——答應了！

海生：沒那末容易！

露莎：沒那末容易！

海生：（得意的）俗話說的好，送上門來的不香。別看日本鬼，頂瞧不起那些送上門去的四等貨。我，哼，沒那麼容易。我得拿拿架子，我還得表示表示咱們中國人的骨氣。

露莎：（痛心的）連中國人的骨氣也成了你賣身投靠的資本了！

海生（不悅的）什麽賣身投靠，這不過是相互利用，一種冒險，一種生意！

露莎：但是，海生——

海生：換衣服，換衣服！我們要開心，咱們今天別嘔氣？

（姜亦人青衣小帽，嘴上仍銜象牙煙嘴，攜秦麗上）

海生：來的正好，香烟！

亦人（瞪眼）你跟我要香烟！

海生：快點！

亦人：還快點！你知道一隻烟現在什麽價錢——（斬釘截鐵的）沒有！

海生（切齒）你——

亦人：沒有，沒有，可沒有什麽辦法，（他把自己的半截烟熄掉，詳細的收起。）別糊塗，海生，人家陸先生也是一大家子人，連醫院的病人醫生都算上，差不多二三十口子，你在這兒整吃山空，算那一門呢?!

藩生：（氣的發慌）

亦人：要真夠交情，也還有可說。你——你平素在人家身上有過什麼好處，你自己也想想？早跟你說，冒險的事不能幹，不能幹，你老不聽話，甚至連我女人的首飾，你都想打主意了。你瞧，你這還得了嗎！現在如何？莽張飛倒底算不過智諸葛——

藩生：你敢——

亦人：別跟我咬牙切齒，我勸你，也是爲了同鄉的交情。換了別人，我才沒工夫生這個氣呢！比方說，現在街上擺小攤，賣舊貨的多的很，只要賣點力氣，用不着什麼本錢，準可以賺兩頓吃的。你呀，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麼講究，還顧什麼臉面呢！

秦麗：（也跟着丈夫起勁）是呀，露莎，趕上這種年月，再體面再體面的人也叫沒法子了。起初亦人也是，捨不下這個臉，後來一打聽，連大學教授，洋行經理，都在街上擺攤子混飯吃了，這才一狠心，一大早就爬到山頂上去買罐頭，下午在灣仔擺小攤，你猜怎麼着，除了日用開銷，雖然還有賺頭。我們倆個人——

亦人：（得意的）純粹是合作的意思！

秦麗：你瞧，這不是很合算嗎？露莎，你很趁早打主意，只要你肯，海生一定比亦人強，他的身體就比亦人壯——

海生：我還得留點節骨，派別的用場呢！

亦人：派什麼用場，派什麼用場啊？

秦麗：算了吧，露莎，你——（忽發覺露莎之不甯靜，吃驚的）你怎麼了?!

（露莎避開，無言。）

亦人：說不進，說不進，算了，算了，何苦呢！人家海生，另有打算。我們這種小本營生，人家那兒瞧的上，人家正想幾十萬幾十萬的賺呢！哼，做夢啊，你，你連香烟都沒的抽，還——

（陸原放上）

（原放彷彿是受了什麼激動，心理和身體上都有着極度疲勞的徵候。）

亦人：陸先生，你好？

原放：（一時認不出，今天，漫應之）好。（和審團裏所有的人點頭招呼）好！（蹣跚的走向內室）

露莎　宛輝還沒有回來！

原放：沒回來?!（像是忽然記起似的）唔，她沒有回來！

露莎：她出去的時候留下話，說要五點鐘左右——

原放　五點鐘左右!?嗯，是說五點鐘左右。（下）

秦麗：怎麽宛輝，她倒忙起來了。

露莎：……

秦麗：來了幾次，都沒見她的影子，她這末滿街跑！到底是什麽事啊？

露莎　我也不十分清楚。

秦麗：現在的香港，可是今非昔比了，頂不值錢的，就是人的性命。呆在家裏，都難免要出亂子，沒什麽事情，還是勸她少在街上跑吧！

步人：鬼世界，現在是——鬼世界！

海生：那裏，你美先生不是很得意嗎？

亦人：我得意？我在街上擺小攤，也不過是權宜之計，在這四面是海，上天無路的時候，勉強糊住這張嘴，你倒這狠着心腸說我得意，我在日本人脚底下得意，你有什麼光采？你——

海生：……

（女僕，稍後，一個病人上。）

女僕：告訴你，先生不在家，不在家，你偏不信，你瞧，這不是先生太太都不在嗎？

海生：幹什麼？！

女僕：這會幹什麼？醫院裡的一個病人，一定要見陸先生。準又是沒有米，來催命了。實對你說吧，連先生跟太太今天晚上也只有一點點綠豆，明天怎麼樣，還沒着落呢！

病人：（虛弱的）不，你弄錯了，我——

亦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老兄。這種年月，你也得爲別人想想，陸先生待你們不錯呀，要是總到必狠一點的，對不起，早就把你們轟出去了。現在人家陸先生自己

肚子，把米勻給你們吃，吃完了，還要怎麽樣？你們也該知足，該講點道理。

病人：你誤會我的意思了，先生！我並不是爲了米來的，我是——我要見見陸先生！

女僕：不在家！就是在家，也不准你見！見了面一哭窮，今天晚上的綠豆，準又是你的了！

露莎：也許眞有什麽事情，陸先生倒是回來了！（她走向內室門口）陸先生，陸先生。

（原放的聲音：「唔」）

露莎：一個病人要見見你！（稍停）你等一等，請坐吧！

病人：謝謝！謝謝！

女僕：（白瞪着兩眼，半天）眞是，怎麽得了哇！（下）

亦人：（無話可說，和病人搭訕）貴姓啊？

病人：黃，我姓黃。

亦人：打仗以前就住院了吧！

病人：是——是的！

亦人：陸先生怎麼樣，不含糊吧！

病人：他在打仗以來，對我們的關切，我們真是說不出來的感激。

亦人　嗯：只要你們知道，記着陸先生與你們的好處，那我行了。

病人：我們怎麼忘記，要不是陸先生，我們，——起碼我自已，說不定早已埋在土裏了。

（陸原放上）

病人．（爭站起）陸院長！

原放．嗯，黃先生！傷口怎麼樣，沒什麼痛苦了吧！

病人　謝謝院長，完全好了！

原放　還需要營養。你的健康還不能算是恢復，近來的營養太壞了。這是我的責任，我的過錯！

病人：院長這末說，更叫我們無地自容了。自從打仗以來，我們甚至連住院的錢都沒有——

原放：患難的時候，談不上，談不上。

病人：院長！

原放：唔！

病人：方才——方才大家商量了一下，推我作代表來見你——

原放：為什麼事呢？

病人：沒有。只是大家覺得，停戰已經一個多禮拜，病也差不多算好了。再呆在醫院裏，要您負担生活，實在心裏不過意。所以，所以大家的意思——

原放：要離開我了！

病人：不是願意離開您，實在是不敢再給您添麻煩！

原放：全部嗎？

病人：嗯！

原放：（想了一下）已經復元的，那自然沒有話說。像章先生，李先生他們，還在發炎，恐怕得再住幾天！

病人　他們不能再住下去了

原放　爲什麼！是不是我有什麼不好，有什麼地方沒盡心，或者看護們背了我的面，給你們氣受？！

病人：不是，不是——

原放：（生氣的）那我就不準你們去！

病人：但是院長——

原放：唔！

病人：你自己也要活着，你也只剩下一瓶綠豆了！

原放：（氣促的）誰，誰告訴你？

病人：娘姨，那個娘姨了！院長，你要保重啊！

原放：（半天，氣憤的）可——恨——

（寂然）

病人：我們實在不願離開您，離開了您　大家心裏非常難過，先生，您對們有什麼吩咐

嗎？

原放：等一下，我再替大家致敬！

病人：（取出一捲紙來）這——這個——

原放：什麼？

病人：這我們大家的通訊處，院長將來有什麼事情——

原放：我也沒什麼事情。噢，對了：有一個朋友批評我，說我的工作，對人類雖然還有點貢獻，可是對什麼人有貢獻，卻沒經過選擇，他特別指明了說，在我們的病人裏，難免會有一些害羣之馬。（稍停，有深意的）這話我承認。我對諸位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嫌惡。我只希望諸位常常記着香港這一次患難，不要忘記，那就是了！

病人：請放心吧，院長！我們一定記着，我們決不辜負了院長這種寄託！

原放：（不免感觸的）好了，好了！

病人：再見了，院長！

原放：再見！我這就下去。

病人：（走向門邊，不免依戀）院長！

原放　唔！

病人：（沉痛而關切的）街上是日本人的世界，在沒有離開之前，院長，您要保重啊！

原放：（也沉痛的）我——謝謝——謝謝你！

（病人下場）

（片刻靜默）

海生（走近在沉思中的原放）是沒有米了嗎！

原放：……

海生：要只是為了米，那你放心，我已經有了辦法，有個朋友，答應立刻送兩石米來。

[illegible]（[illegible]寂一陣）

病人：兩石哪！

海生：兩石，先吃着。以後隨便多少，都沒問題！

病人（摸不着頭腦）好大的口氣。

露莎：那兒來的？

海生　朋友送的。

露莎．誰？

亦人：管他是誰呢！兩石米，這可不是玩的，有錢都買不到。海生，你是有辦法，有本領，聰明，能幹。居然可以到手兩石米，佩服，佩服！阿麗，這以後，你用不着就心，咱們算有的吃了！

露莎．（有深意的）有的吃了嗎？

亦人：怎麼，同鄉，世交，兩石裏面分這末一兩斗，這個交情總夠吧！

露莎．誰知道呢，也許並不那麼容易！（走向門邊）

海生：露莎，你那兒去？

露莎：（苦笑）我去換衣服，慶祝你交好運哪！（下）

海生　（高興的）露莎！（追下）

亦人．怎麼不容易，喂，海生，你說——阿麗，快點，快點，想不到，我眞沒想不到。

秦麗：眞是，忙什麼呢！

木八：怎麼還不忙，家裏的米也只剩了頓把兩頓了，你餓的起，我可餓不起，我這個肚子又不能在牆上掛着，餓，有什麼辦法。海生，海生！

（追下）

（秦麗隨之。）

（舞台上剩下原放一個）

（露莎匆匆上）

露莎：（匆忙的）陸先生！

原放：唔！

露莎：當心，米是日本人送的！

原放：啊？

露莎：是李元裕送的！

（門內海生的聲音：「露莎，露莎！」）

露莎：（暫聽）A！我告訴你——

（阿西淳生的聲音：「露莎，你在那裏呀！」）

露莎：就來了！我們再談，再談吧！（急下）

原放

露莎：（又急忙的走回。）也許再沒有機會，陸先生，我——（停頓；忽然流淚。）

原放：你——

露莎：（淒慘的）他已經是日本人的狗了。（急下）

原放：露莎——怎麼會，奇怪！眞是奇怪

（輩克恭上。克恭着中式棉袍，假如不開口講話簡直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商人。）

克恭：（精神飽滿的。）陸先生——

原放：（如獲至寶感情的握了他的手。）克恭，你來了。你來的正好，我有很多事情，有許多爲難的事情要找你。我想跟你商量，仔細的商量，先說，我們是保全自已要緊呢，還是先營救別人！

克恭：（微笑）……

原放（衰弱的）不要笑，你不要笑。我有點錯亂，我這幾天被稿混了。頭痛，眞是頭痛！要不是我身體還好，我想我會經不起，一定要倒下了。

克恭：陸先生！

原放：嗯！

克恭：我覺得你需要休息！

原放：休息？不能，我不能夠，我得趕快做完我應該做的事情。

克恭：宛輝告訴我，你的身體大不如了！

原放：（不高興的）你來做她的說客!?

克恭：不，絕不是！

原放：那很好，很好。趁她沒有回來，我們談談談談。她近來專門跟我做對，她成的反對我！

克恭：她是躭心你——

原放：躭心我的體力，躭心我的身體支持不了。我懂，我懂得，可我自己就是醫生，她

歲了，你們大家都忘了，我是個醫生，你知道不知道！

克恭：但是在宛輝的眼裏，你卻是她的丈夫！

原放：唔！

克恭：她不能不考慮到你的健康！

原放：鬼話，鬼話！她自己不也是忙着——忙着幫你們救人，是不是？我還沒弄清楚！

克恭：是的，她希望我離開這個地方！

原放 本來是——我並沒有干涉她，我很高興

克恭：那是你們在基本上有點不同，你自己也看的出來，經過這一次變亂，她過去的憂鬱病差不多好了，你呢，你卻越來越衰弱了！

原放：（反擊的）不要誇嘴，她也在藐視你呢？

克恭：藐視我？

原放 （不禁衍怠，但仍不失友愛的態度。）她有時候在半夜裏突然驚醒，爬起來，就必的跟我說，你也許正在那時候偷渡過海，你常常偷渡過海，是不是？

克恭：……

原放：危險哪，克恭！旋羅就為你，她說你簡直不顧自己的性命！

克恭：那是因為我有經驗！

原放：但是萬一——萬一要出點什麼事哪！

克恭：而且我也有責任，在我的場合，不允許考慮到自己萬一會有的不幸，我們要營救那些敵人希望得到，我們不能損失的人。只要他們安全脫險，我就是犧牲，那也不算什麼。損失一個總比損失全部要合算一點！

原放：（激動的）克恭——

克恭：……

原放：謝謝你，你已經答覆了我，應該為了營救別人，不是為了保全自己！

克恭：但是——

原放：你就是我的榜樣！

克恭：我不同意！

原放：爲什麼，奇怪！香港，在現在比什麼時候都需要醫生。你不是醫生，你不曉得，因爲戰爭的原故，病人比平時增加了幾倍，而醫生卻十分之九都隱藏起來，不見了。要是我不在香港，我可以不管，我的良心可以平靜。既然我在香港，而香港又對我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克恭：怎麼——

原放：這是我的祕密！

克恭：祕密！

原放：告訴你也不要緊！它，它是宛輝和我，我們幸福生活的見證！

克恭：（脫口而出）可是宛輝在戰前卻很厭香港！

原放：那是因爲她有病！……她有病！我不能見死不救，不能丟開那些病人不管！

克恭：就是不爲了你的身體吧，你有什麼方法——

原放：我正想跟你商量，有幾個中英國的醫生組織了一個紅十字會的病院，他們約我參加！

克恭：可是我告訴你，在老虎嘴裏，根本就沒有中立！

原放：我們還需要奮鬥！

克恭：奮鬥！——

原放：救活一個，算一個。一直奮鬥到不能再忍耐的時候！

克恭：有一種情形，你也許沒有想到。在敵人的手下，很可能的，你希望救活的救不活，而不該救活的人卻多活了幾個！

原放：我會選擇！

克恭：這是浪費！

原放：我但求良心的平靜！

克恭：固執，固執不一定對你的良心有幫助。

原放：就這一方面說，我已經有了成績。我自己那個醫院，就是榜樣！

克恭：那是因為敵人還沒有注意你！

原放：（生氣的）你是不是說，要是敵人注意到我，我就會忘記我對牠們的仇恨！

克恭：在民族的氣節上，我們不能不有嚴格的要求！

原放：放心，我還懂得一個中國人的責任！

克恭：你——

原放　我已經決定了！

（靜默）

克恭：（半天，換了一種語氣，顯然是企圖用另一種方法說服他）當我在前線作戰的時候，我發覺，直接在作戰裏傷亡的很少，死於輕傷，傳染病，甚至打擺子的人，卻很多很多。因爲沒有醫藥品，甚至有醫藥品沒有醫生，我們損失了很多中國優秀的兒女——

原放：唔！

克恭：看到自己身邊的戰友，在戰鬥中躺下，我們並不痛心，我們最痛心的是：那些本來可以活着，活着做更多事情的同伴，因爲沒有醫生的幫助，在不該死的時候死掉。

原放：……

克恭：你難道對於他們，就沒有責任，要是比較一下，什麼不更重要，誰的生命是更寶貴呢！

原放：我懂得你。

克恭：那末——

原放：也許以後，以後，我還有機會。

克恭：（沉重的）要是敵人不給你機會呢?!

原放：你是說——犧牲嗎！

克恭：或者是犧牲在敵人的刺刀底下，或者是犧牲在自己無心的——（講不下去，噤住）

原放：在自己——無心的——什麼?!

克恭：我不忍講！

原放：你以為——

克恭　在敵人和我們的中間，是沒有路的。

原放：（大爲不滿）克恭！

克恭　不是被吃掉，那就一定會失足落水！

原放　嗯，很好，很好。我們試試看吧！我想試試！我答應了一個病人，我要去爲檢查。我的時間到了，我要去——（忽然狂怒，爆發）我不許你這樣放肆！

克恭：（大驚）陸先生——

原放：我對你的忍耐已經超過了限度，你居然敢當面說我是——

克恭：可是我——

原放：我告訴你，我也反對宛輝爲了你，——爲了你們去冒生命的危險！（跟蹌的）我不希望再見到你。（奔下）

克恭：（陸先生，陸先生——

（一種對自己失言的惰恨。）

（巨大的蒼痛）

（海的聲音，有韻律的拍岸聲。）

（宛輝上）

（宛輝着藍布大褂。雖然略見清瘦，卻是精神飽滿，較之過去的憂鬱溫馨，顯得活潑有生力，像是年輕了幾年似的）

（她挾下夾了一包東西。克恭不響，宛輝熱烈的歡迎他）

宛輝：來了，克恭，怎麼一個人，他們呢？

克恭：……

宛輝：（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克恭的不安）告訴你，克恭，真險！拐灣那條馬路上，不知爲了什麼，忽然戒嚴，來往的人，搜的很厲害。我又夾了一包破衣服，日本鬼還以爲是手槍炸彈呢！幾乎通不過，幸虧我會講幾句日本話，已算應了急了！

克恭：……

宛輝：（打開包袱，欣欣的）你瞧，我在舊貨攤買來的。這是我的，這給原放，原放穿了這個，倒像個包工頭子了！

克恭：……

琬輝（注意到克恭陰沉的面色，把衣服拋開，一跳跳到克恭面前），怎麼你這個鬼，變成啞叭了！

克恭：（痛苦的聲音）琬輝！

琬輝：別吓我好不好，我還沒定下來，我的心還跳呢！

克恭：……

琬輝：我沒有躭誤了事情，我是在回頭路上，想着逃難的時候要用，才順便在舊貨攤上買來的！

克恭：不是——琬輝！——我——

琬輝：（就必的）不要講！（稍停，彷彿鎮定了一點）不是有了什麼意外呢！

克恭：我——恨我自己！

琬輝：怎麼，到底什麼事情，我真急死了！

克恭（掙扎起來）琬輝！

婉輝：唔！

克恭：我來，是為了通知你們，你們要預先準備，明天天一亮，就走！

婉輝：（有所思的凝望着他）

克恭：你知道，那條路已經有人走過，雖然辛苦一點，安全是沒有問題的！

婉輝：你知道我想什麼？

克恭：……

婉輝：只要你答應，我願意留下陪伴你。

克恭：為——為什麼！

婉輝：為了——（她深情的望着他。）

克恭：……

婉輝：（低語着）你恨着的東西　我也許倒覺着寶貴呢！

克恭：你?!——

婉輝：我不是沒有一點用處。而且——要是我走了，我不願意看見你在感情上有什麼牽

掛，我捨不放心的。

克恭　……。

宛輝　你常常不把危險當囘事情，我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才覺得心裏安穩，我知道你會笑我，可是我——我只要隔一天不見你一面，種種的幻想就都來了。我總是夢見你出了事情。……你知道，我還不夠熟練，我很脆弱呢！

克恭　但是宛輝，你所就心的，不應該是我，我——

宛輝　我知道，我懂。你還不知道，為了這個，我對我自己責備的是多麼殘酷。可是不能，眞是不能，無論如何，我對岸放都沒有那種感情。有時候我看着他，我心裏非常難過，我想哭，我想死，我囘憶着他，也許許多多的好處，那許許多多的好處，結果是還不如你的責駡，對我更有力量，我更有影响。我把他的關切，彷彿他只是我一個多年的朋友，要是有一天我告訴他……我眞是不敢想。

克恭　宛輝，你使我非常痛苦！

宛輝　不要責備，不要責備吧，在開始的時候，我並不覺得什麼過錯，我一點也沒想到

我會對不起他，我覺着那樣倒好一點，我急於結束我那種自欺欺人的生活。……我可是現在，在戰爭裏面，我常常覺得，我總是覺得我在他的面前，是有罪的。我是有罪的！

克恭　這是一個比較殘酷的試驗，宛輝！

宛輝．是，眞是一個非常殘酷的試驗！

克恭　希望在將來，你們回國以後，在緊張的工作裏，會淹沒了你現在的激情！

宛輝　（痛苦的）你？——（瞭解了他的意思以後，再也不能見抑自己的苦痛，她痛哭了。）

克恭．宛輝！

宛輝　不要管我，這是——我最後的一次了！

克恭　最後一次了嗎？

宛輝　我希望，我希望我能夠聽話，能夠堅強一點！

克恭　那末，宛輝，你明天一定走了。

宛輝：但是，告訴我，剛剛我回來的時候，你爲什麼那麼難過！

克恭：我——

宛輝：不會是爲了目前的分離，不會是爲了感情的牽掛吧！

克恭：我不曉得怎樣向你講，宛輝！

宛輝：………

克恭：我恨我自己沒有能力。假如在明天，你能夠和原放一起離開，一定逼着原放和你一起離開，我會高興的！

宛輝：我會把他帶走，我要儘我做你高興我做的事情。

克恭：永遠吧！

宛輝：永遠，永遠

（一種忘懷的依戀。）

克恭：你想得那麼久，想望了那麼久的志願，明天可以實現了！

宛輝：是的，明天

克恭．明天我不來送你，到黎明的時候，會有人來給你們帶路！

施輝．這是不是我們最後的一面，會不會我們再不能相見了呢？

克恭．也許很久，也許很快，也許根本——

施輝．你知道我想什麼？

克恭．……

施輝．我忽然想這末看看你，永久永久的這末看着你！

克恭．將來我們在工作中，因爲是爲着同一的目的，爲着祖國的解放，卽使我們不在一起，我們也會相互感覺，相互看見的！

施輝　（流淚）克恭！

克恭　（溫存的）你已經允許我，你永不再哭了！

施輝．（更悲痛的）可是爲什麼，爲——

克恭　爲了我們是生活在這樣的時代！

施輝　（半天，勉強止住了眼淚，微笑着）不要躭心，你不在面前的時候，我答應你，

決不再哭了。

克恭：希望你好好遵守，而且——

琬輝　不要吝惜，有什麽話，儘量的吩咐我。

克恭　有機會的話，希望你向陸先生解釋。

琬輝　（吃驚的）什麽？

克恭：他或者會對我，對我有什麽成見。

琬輝　怎麽，是不是你，你——

（露莎上）

（露莎濃妝艷抹，似乎在裝飾上，竭盡了一切的心力。較第一幕更華麗，較第二幕更嬌媚。）

（但是人物依然，景況全非。這種情形，在平時雖已司空見慣，此刻卻未免令人有奇異之感。）

（就是露莎自己，雖顯得頗有點豪情逸緻，但神態之間，卻很像在殘冬敗葉之間壁

開的一朵玫瑰。）

（稍後，胡澎生有飄飄然之態）

（稍後，亦人夫婦，興味淡然。）

（克恭，皺眉，宛輝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們疑問的呆望着露莎，這種奇怪的妝束。）

亦人：（鞠躬如也）瞧瞧，這是我們的露莎，還是我們的露莎，是她，使我們追憶起我們過去的豪華，是她，使我們忘記了我們今天的苦痛！

宛輝：（摸不着頭腦，責備的）露莎！

露莎：（彷彿也沒有預期到在這時候和克恭宛輝碰面，一時呆住。）

宛輝：你——你怎麼這個樣子！

秦麗：（搶着說）這是海生的意思，海生的意思——

露莎：（解放了似的冷笑）不，——誰的意思也沒有，要是我這個樣子，那只是為了我自己！

宛輝：可是——

露莎：這不是更好嗎？

宛輝：……

露莎：這不是更漂亮，更像我自已嗎？

宛輝：你——

露莎：要是你又像過去一樣，穿起藍布大褂，我爲什麼不像過去一樣，把自已打扮一下呢！（喝醉了酒似的）我們應該高興，應該快樂，快快樂樂的活着，也快快樂樂的——

宛輝：（氣悶的）露莎！

露莎：（空洞的笑聲）哈哈哈哈！

（宛輝不自禁的奔向她，但另一種吸力卻把她吸住了。）

克泰：宛輝！

宛輝：唔！

克恭：我要去了！

菀輝：你？

克恭：該走了！

菀輝：再留一刻鐘！

克恭：你看，天快黑了！

菀輝：是快黑了！

克恭：再見吧！

菀輝：不，我爲什麼必這末亂，必這末亂呢！所有的事情都糟糕，一點好的現象也沒有，一定要出事，一定會出事的！

克恭：倒迷信起來了。

菀輝：街上在戒嚴呢！

克恭：只有一條馬路戒嚴，亦可以繞着走！

菀輝：亦許我，我送你一段！（惟恐被拒，接着，柔性的）我要。

克恭：（路一猶疑）好，那就趕快吧！

（克恭較堅定。）

（宛輝心惶意亂）

（二人下場）

（略停）

露莎：多好笑，宛輝在害怕呢！

海生：她怕——怕你比她漂亮！

露莎：你喜歡嗎？

海生：我高興！

露莎：你猜猜我呢！？

海生：你——你比我更懂得自己的價值！

露莎：是嗎？

海生：自然是的。不過，露莎，老實說，我並不希望你打扮成這種樣子，我不願意你

太寒傖，也不希望你太過份，像現在這樣子，也難怪宛輝看着害怕，這，這樣的衣服，在香港已經沒人敢穿了！

露莎　爲什麽？難道這不是我的嗎？

海生：不是這末說，日本人有時候是沒有理性的！

露莎：你也害怕了?!

海生：怕是不怕，不過，我不願意你因爲我的關係——

露莎　爲了你？爲了你？我活了這末大，從來沒有爲過別人，現在我倒會爲了你？你眞有點兒滑稽！

海生　但是——我總有保護你的責任！

露莎　（輕蔑的）你嗎？

海生　自然是我，難道——

露莎　你不配！

海生：（生氣的）露莎！

露莎：能夠保護我的，告訴你吧，是我自已，別糊塗，在我們的關係中，我從沒想到過你。要是我有時候順從你，那是爲了我自已，諂媚你，更是爲了我自已，喜歡舒服，愛打扮，隨便花錢，生氣罵人，高興渴酒，沒一樣不是爲了我自已！

亦人：甚至於，甚至於自殺，你曾經說過，也是爲了你自已！

露莎：你比他聰明多了！哈哈哈！

亦人：我比他聰明多了——（不禁得意，捧腹大笑）哈哈哈哈！

秦晟：（因爲丈夫得意，也就跟着湊趣）你們眞會講笑話！哈哈哈哈！

（除陳濟生在切齒外。）

（一片狂笑聲。）

（陳霖放上）

（霖放疲態，衰弱，匆忙，脚步踉蹌。）

（他向了狂笑着的人們注視。）

（笑聲劃然而止。）

（原放搖擺的走向內室。）

（已近門邊，突然停止。想起什麼，折回。）

原放．（憤怒的，斥責！）怪像，荒唐！哼！（踉蹌的下）

（寂然）

亦人　天不早了，我看，阿麗，為了自己，我們還是趁早滾蛋吧！

秦麗　真是，應該走了，明天你還得起早呢！

（二人相將下）

海生．（嚴重的）露莎！

露莎．．．．．．．！

海生　你這是什麼意思?!

露莎．．．．．．

海生．我們好了這幾年，我相信，我沒有錯待了你！

露莎．．．．．．

海生．要是我有什麽地方對不住你，你儘可以講，爲什麽——

露莎：海生——

海生　唔！

露莎：（不禁有一點深情）我們很偶然的認識，又很偶然的在一起生活了。你是誰？平常做些什麽事？我從來沒有管過。這因爲我們的結合，僅僅是一種生活上的需要，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我們相互都不願意越過界綫。你怎麽樣，我不知道，我也不願意知道。我呢，我覺得我活的很苦。：：現在，在這種時候，誰也不敢保證誰會有怎樣的命運。不是爲了過去的關係，是在一個普通朋友的立場上，我想對你提一點忠告——

海生　你是不是對我剛剛告訴你的那件事，頗爲不滿？

露莎：你知道——

海生．如果是那件事，我明白的跟你說吧，我也是事非得已！我的貨，我存在銀行裏的東西，是我半生的心血——

露莎：就連那些東西，你不也是用了非法的方法得到的嗎？
海生：可是我卻冒過生命的危險！
露莎：………
海生：而且，你要知道，我即使不幹，也還是有人要幹的！
露莎：（失望的）好好，海生！
海生：………
露莎：我希望你愉快的忘掉我！
海生：怎麽，你——！

（宛輝上）

（宛輝餘哀未盡，心神不定。）

（她匆匆走過。）

露莎：韋先生走了！
宛輝：走了！（忽然記起）哦，露莎，等一下和你有話講！

露莎：爲什麼不現在——！

露輝：（爲難的）現在?!

露莎：（機警的）海生！

海生：嗯！

露莎：你去淸一淸，看我帶出來的東西，還有多少！

海生：什麼東西！

露莎：除了我身上穿的戴的，所有那些剩下的，你都把它點一點！

海生：幹什麼？

露莎：我要送人！

海生：送誰？

露莎：送給那些需要衣服，沒有衣服的人！

海生：爲什麼？你自己呢！

露莎：你就要發跡了，那些舊的還有什麼用呢！

海生：…………
露莎：你捨不得！？
海生：我有點奇怪！（下）
宛輝：露莎，我們明天天一亮，就要走了！
露莎：走了嗎？
宛輝：你怎麼樣？
露莎：我替你高興！
宛輝：一道走吧！
露莎：（搖頭）
宛輝：胡先生也許有胡先生的主意，我不敢勉強，你——
露莎：我要留下守着他，看着他！
宛輝：露莎！
露莎：我早已告訴過你，我不想走了——

宛輝：可是！

露莎　我已經走累了，真是走累了！

宛輝：（忽然警覺的）你聽！

露莎：什麼？

（寂然）

（海的聲音）

（浪濤起伏）

宛輝：沒什麼，是海，海的聲音，像是什麼在呼喚呢！

露莎：我聽見了！

宛輝：聽見什麼？

露莎：（未答）

宛輝：聽見了海，是不是？過去，只有在夜深的時候，才聽的見，停戰以後，隨便什麼時候，都能聽見了！

露莎：宛輝！

宛輝：嗯！

露莎．從前有封信，還在不在身邊。

宛輝　在這兒，我正預備還你！

露莎：不，你留下。將來有機會你碰見他　碰見那信上的人，請替我致意，就說是，說是露莎——

宛輝　怎麼？

露莎：已經死了！

宛輝：他——

露莎：要是他不信，你就把信給他看，就說是，就說是在我的尸首上拾着的！

宛輝：（沉痛的）露莎！

露莎．我再不需要別人，別人也用不着等待我了！

宛輝．你爲什麼這末絕望，爲什麼這末絕望呢！

露莎：（苦笑）瞧你，耶的這樣子，我那兒死的了，我還要活着禍害呢！

宛輝：露莎！

（陸原放上）

（原放對於宛輝，好像是在極端疲累中看見親人那樣的饑渴，那樣的欣慰。像久旱中逢到甘霖，像一個迷路的孩子遇到了母親。）

原放：（高興得有些惶亂的）宛輝，宛輝，你回來了，我在隔壁聽見你的聲音，我斷定是你回來了。

露莎：陸先生，恭喜您。

原放：（不理）你應該早點回來，我以爲你早該回來了。我等了很久，又沒地方找你，眞是夠長久了。

露莎：陸先生，恭喜您啦！

原放：（彷彿剛剛聽見，不滿的凝視着她）恭喜——什麼！

露莎：過了明天，你們就用不着再躲躲怕了，這還不該恭喜嘛！

原放：爲什麼——

露莎：你們明天一走，到了自由中國——

原放 專講混話！

宛輝：原放！

原放 （生氣的）你瞧瞧你這個樣子，你這算什麼，算什麼。老實一點，別這末花花綠綠，有哇沒的瞎說！

宛輝：（着急的）露莎，對不起，他還不曉得，還不知道呢！

露莎：沒什麼，宛輝，我並不要人家對的起我。（下）

原放 （楞住，半天。）怎麼回事，宛輝，她——她該不是神經病吧！

宛輝：她——

原放，看不上眼，雖然你的朋友，我不該——眞是看不上眼！

宛輝：原放！

原放：唔！

宛輝：露莎並沒說錯，我們明天真可以走了！
原放、（吃驚的望着她）
宛輝　很意外，是不是，克恭方才通知我——
原放：（截住她）我再不聽他的話！
宛輝：（這次是輪到她，吃驚的望着他）
原放、（深怒未熄）我已經當面告訴他，我不願再見到他！
宛輝：你——是說誰呀！
原放：他叫什麼來着，你的朋友，那姓韋的：
宛輝　可是——
原放，我不能忍受他那種態度！
宛輝：：：……
原放：你願意怎麼樣，我絕不干涉。我有我的自尊心，希望你也不要難過。
宛輝：（痛苦的）總是，原放——

原放：我知道你和她感情很好，你信賴着他，我知道。（忽然暴怒）我不能忍受，他膽敢當面侮辱我——

宛輝：（突然掙扎起來，有決心的）原放——

原放：……

宛輝：我也許早該告訴你——

原放：什麽？

宛輝：有多少次，我的話已經到了嘴邊，我又噤住了，這是我的懦弱！我痛苦的很！

原放　你不要誤會——

宛輝：（不聽他）接着就打仗了，你的身體很不好，我不願意在這種時候，再使你受刺激——

原放　但是他，他完全不管這一套！

宛輝：我沒有想到。既然他已經——（困難的）那我—我—早—

原放：（暴燥的）這和你不相干，這裏面沒有你的錯！

宛輝：不，我——

原放：你從來沒有懷疑過我是漢奸，你爲什麼一定要把他的話往自己身上扯——！

宛輝：什麼?!

原放　他甚至已經肯定我要失足落水了！

宛輝：（那種支持着她的精神忽然崩潰，輭弱無力的。）唔，——原放——

原放：我知道，你會難過的，我知道。我也許不該——我——原諒我，宛輝：原諒我！

宛輝：這是你誤會了——

原放：不，是你誤會了！

宛輝：我相信克恭——

宛輝：不要再提起他，用不着——（突然衰弱的打顫，昏旋，不能維持。）

宛輝：（耽心的）原放，你——

原放：我頭暈，沒什麼。（掙扎的）就好了，我這就好了！（搖擺）

宛輝：（着急的扶住他。）這兒，快點，坐下！

原放　（半天，恨恨的）眞是，宛輝，這個混帳身體！

宛輝．（難過的）原放，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麼衰弱了！

原放：……………

宛輝：沒好的營養，還要一天忙到晚，特別在精神上——沒有一個地方不是刺激！

原放：……………

宛輝：走吧，明天早上，我們走吧！

原放：不，宛輝！

宛輝：離開這個地方，離開這個荒島，離開這塊人吃人的土地，原放：對於這個地方，你還有什麼留戀呢！？

原放：宛輝——（向遙遠的方向尋覓）

宛輝　我在這兒！

原放：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感覺到我有用，感覺到我的力量！

宛輝：嗯！

原放．從前我工作，在我的解剖室裏解剖着人們的身體，我和疾病奮鬥，把它征服，我戰勝妄想，被它困住，我也並不惱喪。支持我的是一種科學的精神，是一種工作的慾望。

宛輝．（體貼的）你盡了你應盡的責任！

原放．但是，宛輝——

宛輝．（溫柔的望着他）

原放．現在不同了，現在我覺着我過去的工作，全是浪費。在這末短短的時間裏，我學會了很多，我覺着我有了一種新的力量，是的，一種新的力量。是他們——我們殘暴的敵人，是他們——那些被我救活了的病人，他們大家教會了我。敵人的殘暴過他們死，我的技術上的成就可以敎他們活。只要我不死，我要盡量的幫助他們，醫治他們，使他們離開殘暴，離開死亡。現在，支持我的，已經不是科學的精神，已經不是工作的慾望，乃是，是一種對於殘暴的憎恨，對於弱者的熱愛！就是爲了這個，我不願意走，我不能走！

施輝：原放！

原放：唔！

施輝：你為什麼不能看的更遠一點，看的更遠一點呢！

原放：什麼！你一定是沒有瞭解！

施輝：不，我非常瞭解，而且，你看，我非常驚喜。但是，原放，一個人的能力倒底有限，你的身體已經夠壞了，要是再這樣硬撐下去，在這樣的環境裏，你不僅救不活別人，說不定自己倒先要躺下，把好的理想埋沒了！

原放：（不滿）你和那姓韋的，倒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

施輝：不，我什麼也不知道，他什麼也沒告訴我。他只是要求我，要求我儘力把你帶走

原放：嗯！

施輝：我們走吧，原放，到更需要你的地方，到——

原放：不，我已經說了，不！

宛輝：原放！

（寂然）

原放．宛輝！

宛輝：唔！

原放．要是有這末好的機會，明天，你和新蕾，先走吧！

宛輝：你呢？

原放：我一個人留下！

宛輝：（默然）

原放（嘆息）要是你們走了我一個人會好一點！

宛輝：……………

原放：我跟他們拚了！

宛輝：………

原放．若到不能再拚的時候！（稍停）但願將來我們見了面，我們大家都平安——

琬輝……。

原放　你，好好的照料自己，好好的照料新書，我，我要留下。

琬輝　留下忍受旁人的欺凌!?

原放……：

琬輝　懷了不免現的教人理想?!

原放：………

琬輝　沒有同情，沒有安慰?

原放………；

琬輝　孤零零的一個，就你一個，

原放………

琬輝　(痛苦的)你現在是更要人招扶，更要人招扶哇!

原放………

琬輝　要是你一定要這樣，那末，原放我們在一起，讓我們在一起吧!?

原放：幹嗎？

宛輝：我要分當你的辛苦，你的勞累，你的——

原放：（感動的）宛輝！

（一種同情的安慰。）

（李元裕上）

元裕：喲，陸先生，哈哈哈哈！

原放：（吃驚的）你——

元裕：我來看過你兩趟，不巧，沒會到。怎麼，海生沒有告訴你？

原放：嗯！

元裕：我聽說你參加了那個中立的病院，很好，很好！

原放：……

元裕：你知道，我們非常高興。

原放：你——高興？

元裕．陸先生我們是向來景仰。你在科學上的成就，我們也異常的佩服——

原放　唔！

元裕．這次我們進兵南洋，謀我們東亞的解放，很希望有陸先生這樣的人合作；

宛輝　（急忙的）他的身體不好，李先生，他剛剛病了！

元裕　病了？

宛輝　剛剛還發昏，現在熱度很高呢！

元裕：（走進他，親密的，預備以手撫其頭。）

（原放躲開。）

元裕：果然不大好，陸太太，你要當心啊！

宛輝．是！

元裕　有什麼困難嗎？

宛輝　沒有，——我想沒有！

元裕：不要客氣啊，陸太太！

菀輝：嗯，謝謝。原放，你休息一下去吧，原放！

原放：我——

菀輝：原放！

元裕：休息一下也好，我們明天再詳談，明天，哈哈哈哈！

菀輝：（督促的）走吧，走吧！

（菀輝略有一點強迫的樣子，扶原放走向內室門旁。）

（女僕上）

女僕：太太，米送來了，有兩包呢！

原放：（忽站住）米，什麽？

女僕：是這位先生送來的兩包米——

元裕：小意思，小意思！

原放：（搶向前有力的）我告訴你——

菀輝：（一種哀告的急迫音調）原放。

（胡海生，和露莎上）

海生：米來了，米來了，在——哦，元裕！

元裕：（大為興奮）哈哈，露莎！

（露莎避開）

元裕：露莎，你真漂亮！

（露莎不響）

元裕：你真不愧是露莎，你簡直是香港的皇后。

海生：（着急的）哦，元裕，真虧你這兩天來[illegible]我[illegible]。）

元裕：不要介意。[illegible]——露莎，香港有了你，是我們大家的光榮。瞧，我昨天還和你說，

不要害怕，也不要給那種在[illegible]，你果然聽話，[illegible]你今天居然——

（露莎再避開。）

（元裕跟住她）

海生：（攔阻）元裕，我們商量——[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

元裕　不忙，——露莎，你記得在從前——

原放　（不能自持，憤怒得嘶啞的）胡海生！

海生　……

原放　（用力的）胡海生，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你願意怎麼樣，我可以不管，我——你要知道，這是我的家！

海生　怎麼?!

原放　在我的家裏，寧肯餓死，也用不着日本人的米——

宛輝　（絕望的）原放！

原放·你——你給我滾出去。

元裕·（轉過身來，陰險的）哦——哦——陸先生——

（大家一驚。）

（他兇獰的走向原放）

（宛輝掩面）

（露莎急掩住屏放，阻住元裕。）

露莎　（愛嬌的）你——你這是幹嗎呀！

元裕　（兇暴的）躲開，告訴你，躲開！

露莎：瞧你，怪像！我眞怕睜着眼睛看你，我要是閉起眼睛吧，我又——！

元裕　（氣消了一半）怎麼！

露莎：又怕你生氣。

元裕　（大悅）那裏，那裏，我高興呢！

露莎　別忘了你答應我的話！

元裕：什麼？

露莎：你是我的騎士呢！（一陣風似的下，又推開門。）元裕！（不見了。）

元裕　（顧此失彼的）哦——是——是——（急下）

海生：（大急）喂，元裕，元裕！（急追下）

（寂然。）

（半天）

宛輝 ·（雖然惶張，但較實際的）怎麼辦‼

原放 （重覆着）怎麼辦！

宛輝 走吧！

原放 走！

（杜餘急上。）

（杜餘驚惶失措，憂急萬分，進門半天，不能鎭定。）

杜餘 （悲痛的）宛輝！

宛輝 ：（不安，但力作鎭定）輕一點，輕一點，李元裕在裏面！

杜餘 （輕聲但顫抖的）宛輝！

宛輝 ：（預感到不祥，顫慄着）什麼事，出了什麼事！——

杜餘 克恭——

宛輝 （倒吸一口冷氣）你——

杜餘：他失了事。受傷了！

施輝：（大聲）什麼，你說?!

杜餘：輕點，輕點。他受傷了！

施輝：……

杜餘：他要我來通知你——

施輝：（不顧自己，彷彿要把自己擇碎似的）

杜餘：他說，要是他不中用了，要趕緊通知你——

施輝：（刺心的）啊——

原放：（緊張的）在什麼地方！

杜餘：在他的家裏！

原放：趕快，趕快！（向門邊衝去）

（施輝隨之。）

杜餘：（在後面）鎮定一點，鎮定一點，裝作沒事一樣，門口有日本兵，有日本兵守

着。（下，急上，向女僕）你認識我的家———

女僕 （點首）

杜餘 要是一夜不回來，明天天一亮，把新蕾帶到我家去。

女僕．（慌亂的）知道了！

（杜餘下）

（女僕驚惶失措）

（不知道做什麽事情好。）

（忙着把施輝丟下的舊衣服藏起。）

（坐下。）

（又站起。）

（門外爆發了元裕和露莎的哄笑聲。）

（二人相挽上。）

（海生憤恨的跟隨着。）

元裕：哈哈，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到眞正危險的時候，我就——（發覺女僕之慌亂，離開露莎，嚴重的。）幹什麼，你!?

女僕（張口結舌）我——（欲遁去。）

元裕：（厲聲。）站住！

女僕：……

（李元裕作搜巡狀，開門內望，又步入洋台。）

露莎：（急趨女僕）把新蕾帶走，快！

（女僕急下）

（李元裕走回）

元裕：人呢！

露莎：（換了一種語氣）不見了

元裕　逃掉了嗎？

露莎：也許！

元裕：（恨恨地）逃走了，好，看他們逃到那兒去。只要他們在香港，我總有辦法把他們抓回來！

露莎　（厲聲）放屁！

元裕　嗯！

露莎　我現在站在你的身邊，你的臉前，你倒抓抓我看？！

元裕：（趨向她）你還用抓嗎，你這不是——

（露莎冷不防一個嘴吧。）

（元裕楞住）

露莎：（聲色俱厲的）我叫你認識我——

元裕：你怎麼動起手來了。

露莎：我打，打死你！

（拳脚交加）

元裕：（大怒，掙脫）你敢——

露莎・（退向洋台）我敢——（瘋狂的）只有漢奸走狗才——！

元裕　好，你好——（猙獰的逼向她）

露莎・每一個眞正的中國人都敢，我告訴你！

（元裕向她撲去。）

（露莎聳身躍下）

（半天）

（花盆碎地的聲音）

（接着，人落地的聲音）

（海生急衝向洋台）

（寂然）

（海生掩面退囘，抽噎。）

（李元裕驚惶的上）

（李元裕在室內大踏步的走・）

（一片人聲。）

（兩日兵急上）

元裕：（暴躁的）把他綁起來。

（日兵奔向海生。）

元裕：搜！把房子封掉！

（海生掙扎。）

元裕：可怕——可怕——

——幕落——

第五幕

登場人物：韋克恭、夏宛輝、陸原放、杜餘。

第二天黎明。

韋克恭的臨時住所。前房，斜角臨街。

普通的香港住宅，簡陋，而且庸俗。

後房被木板隔斷，木板上糊着香烟的廣告畫，陳年的舊報紙之類。

一張床，一個破舊的黑木櫃，一個籐椅，一門通走廊。

雖然主人在有一種臨時應急的意思，雖然用具是這末簡陋，但卻收拾得很乾淨，可以看出主人的心性。

可聞黎明之前木屐踏地的聲音。

（克恭，蒼白，衰弱，在一種半昏迷的狀態中。）

（原放胸前垂着聽筒，倚在籐椅上，已經疲倦的入睡了。）

（宛輝悄悄的走來走去。）

（她不時停止，凝望着克恭，希望能爲他作點什麼，總感無能爲力，絕望的走開。）

（繼續痛苦的徘徊。）

（一時，她又走向原放，輕輕的爲他取下聽筒。）

（原放轉側。）

（她不能寧靜，她始終像在期待着什麼，風吹草動，都能使她突然的驚駭！）

（她聽了克恭那沉重的呼吸而呼吸！）

（克恭一時沉重的氣喘，一時又完全沒有聲息。一時突然的筋肉抽搐。）

（宛輝腸爲之斷。）

（輕聲啜泣，急以手絹握嘴。）

（原放口出含糊的聲音。）

（宛輝急步趨之。）

（原放酣眠如故。）

（早寒抖峭宛輝寒慄。）

（急解披在身上的大衣，仔細的爲原放蓋好。）二

（原放有所覺，下意識要揉的輕拍宛輝的手。）二

（宛輝無所覺。）

（克恭突急喘。）

（宛輝急走近他，半跪。）

宛輝、（驚恐的）克恭！克恭！克恭！（淚泣）二

（原放驚醒。）

（克恭無聲息。）

（原放跳起，急走近。）

（爲克恭把脈）

（宛輝期待的睜大了眼，不動的望着原放的臉。）三

（原放把脈畢，尋覓。）

（宛輝急以聽筒付之。）

（原放聽克恭之心臟）

（一會兒。）

（原放聽畢　直視宛輝。）

（宛輝驚恐的望着他，似有所求。）

（原放搖頭，離開。）

宛輝：（急走向原放）會不會——會不會就這末一句話也不講，連人也認不清楚，就——

（原放嘆息。）

（半天）

宛輝：（焦急的）老杜還不回來，他走了半天了！

原放：安靜，安靜！

宛輝：怎麼會打中了他，怎麼是他呢！

原放：（暴燥的）安靜，安靜一點！

菀輝：多少次的危險他都逃開了，什麼樣的災難他都經過了——

原放：亂放槍，不管不顧的亂放槍。……不是人的世界，這不是人的世界。誰留下，誰曉不知道什麼時候沒了命。：混帳，強盜，只要我有器材，只要在我的病院：：我什麼都沒有，需要的東西一樣都沒有？沒辦法，沒辦法！姓杜的去了這末久了，怎麼會不回來，他會不回來，死了，還是——

菀輝：真把人急死了！

原放：輸血，流血太多沒別的辦法，輸血：

菀輝：只要有輸血的設備，我可以——

原放：你不合適！

菀輝：我——

原放：性質不同，用不着。

菀輝：可是此外還有什麼人，還有——

原放：（生氣的）我有！他要的那點血，我有！

宛輝：（感動的流淚）原放！

原放：不是流淚的時候，還不到流淚的時候！

宛輝：……

原放：不要怕，他死不了。我在這兒，我不准他死。再危險一點的病人我都經過了，他……不算回事，不算回事情！（伏視克恭，突然光火）都是你們，都是你們攔着我，要是我昨天夜裏——

宛輝：夜裏戒嚴，路上不準走——

原放：那總比現在這末等着，等着，等着強！

宛輝：……

原放：要是需要的東西早一點到手，要不是我只能這末兩隻手閑着，……我不能這末白看着，我不准他再惡化，我……我不是沒有能力，我，我有，我有！

宛輝：別這末奧惱，原放，你再睡一會兒，只要老杜把器材取來——

(使他坐在籐椅上)

放：(反抗的)我不要睡，我要等……等着。我告訴你：施輝，……還……不到流淚……等……我……不准……(他異常疲倦的睡着了。)

(施輝依然爲他輕輕的蓋好。)

(把聽筒拿開。)

(靜寂)

(街上木屐聲)

(她突然衝向窗口，推窗外望。)

(一片蒼茫。)

(克恭轉側。)

克恭：(昏迷的低語)水——水——水——

(施輝急奔向他)

施輝：(有希望的)克恭，你說什麼，克恭！

克恭：（不斷，急促的呼吸！）

宛輝：（呆住，又驚怖的）克恭，克恭，克恭！

克恭（低語）水！

宛輝 啊，你說——

克恭：（掙扎）水！——我——要——水！

宛輝（聽懂以後，彷彿在絕望中看見了一綫曙光）就來了！

（宛輝急取水）

（侍克恭飲畢。）

宛輝：（有希望的）克恭！

克恭：（半昏迷的）誰！誰！

宛輝：我，克恭，是我！——

克恭：（努力的記憶）你是——

宛輝：（恐怖的）你不認識我，克恭，你不認識我嗎，啊，克恭 （不能自主的伏在他

的身上，痛哭失聲。）

（半天）

（宛輝強力的制止住自己的哭聲。）

克恭：（感到一種安慰的）老杜哇！……老杜：要是我就這樣的完了——

宛輝：……

克恭：誰，請你通知宛輝！

宛輝：（腸斷的）是，我通知她，我一定通知她……啊，克恭，你怎麼不認識我，宛輝在這兒，她在這兒，她在你的身邊，她已經來了——

克恭：（更努力的恢復記憶，清醒，用力的掙扎。）

宛輝：你幹什麼，克恭，你要什麼！

（克恭努力的望着她）

（他感到一種安慰，向克恭苦笑）

（宛輝流淚）

克恭：（完全清醒）還流淚呢！

菀輝：沒有，我沒有！

克恭：你答應了我，以後……：以後決不再哭了！

菀輝：（微笑的）我在笑呢。你瞧，我不是——（突然不能自禁）可是，克恭。：（勉強忍住）已經檢查過了，傷不算太重，考杜現在去取輸血的器具，你——你血流的太……（啜泣吃力的）要是輸過血，你就會好了！

克恭：（微笑）你相信嗎？

菀輝：我相信，大家都那末相信，我們都——（啜泣，微笑）你要放心哪！

克恭：我很放心！

（靜默）

克恭：我很放心……即使我不在，即使沒有我，我們的事業也一定要完成，祖國也必定會解放的。

菀輝：克恭！你想到什麼地方去了，你——你不會的。放心吧，克恭，你的傷一定會

好，我在這兒陪着你。一直到你完全好了　我們一道回去，回到前線去，我們一道要回到，我們共同負起我們的使命，到……到把敵人打跑了，我要等了你……為了你再建立一個家……我要你好好的休息。

宛輝：一個革命者是不懂得休息的，宛輝！

宛輝：是，是的！

克恭：現在，宛輝，現在我要被強迫着休息了，我……我……

宛輝：（啜泣）克恭！

克恭：堅強一點，堅強一點，宛輝！

宛輝：可是爲什麼是你，爲什麼會是你呢？！

克恭：爲什麼一定不是我呢！這很平常，非常平常。不要爲了我，宛輝，要爲了那些活着的人——

宛輝：……

克恭：回國以後，你碰到他們，碰到那些爲祖國戰爭的朋友，你告訴他們說，我想着他

們，我要看他們，我需要他們……

宛輝：……

克泰：在敵人沒敗了以後，在你能夠在自由的土地上呼吸的時候，有機會你再來到香港，你要記起我，你要替我高興，為我快活——把那一天，當作我們的紀念！

宛輝：……

克泰：現在，暫時的，在我們的事業沒有完成之前，把我忘了，忘了我！

宛輝：我怎麼能夠——怎麼能夠，我真後悔！

克泰：為什麼？

宛輝：我沒有對你有過一點好處，我……我對不起你，克泰，為什麼我們當時會離開，我們會離開呀！

克泰：只要你以後永不再離開，永不再離開我給你留下的路，宛輝，你就永遠對的起我！

宛輝：不，不，你就會好的，你一定要好的！

（杜餘倉惶的上）

杜餘：陸先生！陸先生！

（原放跳起）

杜餘：陸先生！

原放：器材呢？

宛輝：器材呢？

杜餘：沒有！

原放、宛輝：（同時的）什麽？

杜餘：醫院封了！

原放：啊！

杜餘：醫院已經用民政部的封條封了。我剛剛跑回來，在家裏看到娘姨帶着新舊，才知道我們遲了一步，露露跳了樓，胡海生被捕，醫院封了！

原放：（狂暴的）那你就空着手回來？！

杜餘：……

原放：沒有藥品！

杜餘：……

原放：沒有輸血器材！

杜餘：……

原放：你看着他死，你願意他死，你……你這個蠢貨！

杜餘：我已經託了我們的朋友，到處去找了！

原放：曉得都是些什麼人，蠢貨，廢物，我不相信。

杜餘：街上沒有市面，天還沒亮呢！

原放：不管！我！我去，我自己去！

克恭：不用了，不用了！

原放：你？！

克恭：（掙扎）不用了，陸先生！

原放：（巨聲）別動，沒你的事，躺好！ 不能看着你死，我是醫生，我不准你死！

克恭：陸先生！

原放：唔！

克恭：記得嗎？陸先生，在今天的環境裏……

原放：什麽？！

克恭：你想救活的人未必能夠──

原放：住嘴！宛輝，把他看好！

宛輝：克恭！

克恭：（掙扎，苦痛的，但咬緊牙關微弱的）宛輝，我現在很安靜，我非常安靜，我看見了他們……那些爲祖國……戰……爭……的……人，他們離我是多麼近，多麼近！哪！

原放：（狂暴的）强心針，强心針！

杜餘：（手足無措）

源放：（絕望的）沒有，沒有！我不能看着你，我——

克恭：（掙扎）菀輝！

菀輝：唔！

克恭：（痛苦的）你在——

菀輝：我在逼兒！

克恭：記着，記着你的責任！

菀輝：是，我記着！

克恭：別再哭！

菀輝：是！

克恭：別猶疑！

菀輝：唔。

克恭：別離開我們的路！

菀輝：我不會離開，我——

克恭：永遠的——

宛輝：永遠的——

克恭：記着，我愛你，愛你們，愛你們所有的——

宛輝：是——

克恭：（軟弱的）你靠近一點——

宛輝：啊？

克恭：靠近一點！

宛輝：我這不是靠着你，靠近你嗎？

克恭：你的——聲音——是多麼——遠啊——（微笑而逝）

宛輝：（大驚）克恭，克恭，克恭！

杜隸：克恭！

原放　克恭！

宛輝：克恭，睜開眼睛，睜開眼睛，看看我，再看看我，啊——（抱住克恭的屍體大

聲。)

原放：(絕望的)死了，已經死了，哭什麼，宛輝，住口，已經死了，是他們，是那些強盜，暴徒，是他們，殺死了他，殺死了我們最好的——(突然爆發，失聲大哭)你為什麼丟下我們去了，你——要我這樣的醫生有什麼用？要我有什麼用，克恭，克恭，克恭！我聽着你，聽看你呢，你為什麼不講，為什麼不講，克恭，

杜餘：(從悲戚中抬起頭來)宛輝！宛輝！

宛輝：……

杜餘：這兒的事情，我們有人照料，你和陸先生，趁着天剛亮，還是在今天走吧，

宛輝：走？

原放：(堅定地)走！

——幕落——

(全劇完)

祖國在呼喚

（五幕劇）

著作者：宋之的

出版者：遠方書店

經售者：各大書店

定價：國幣廿二元

初版 1943.2